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和维也纳联合会
柏林会议记录

(供内部参考)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 和維也納联合会

1922年4月2日起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的
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會議正式記錄

北京編譯社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THE SECOND AND THIRD INTERNATIONALS
AND THE VIENNA UNION—Official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between the Executives held at the
Reichstag, Berlin, on the 2nd April, 1922, and
following days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Ltd.
London, 1922

根據英國工人出版社 1922 年版譯出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維也納联合会

柏林會議記錄

北京編譯社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3}{4}$ · 字数 64,000

1966 年 5 月第 1 版

196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2·148 定价(七) 0.38 元

印数 0,001—6,700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維也納联合会）和第三国际在柏林举行了一次代表會議，討論召开“統一的、共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問題。本书是这次为期四天的會議的全部記錄。

會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第二国际已經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墮落成为維護本国垄断資本利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罪魁祸首。但是它在一部分工人群众中还有一些欺騙作用，它利用工人群众要求一致行动反对国际資本的正当要求，通过第二半国际建議三个国际一同开会，討論召开“共同行动”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問題，妄图通过这种“共同行动”来掩飾自己的背叛，混淆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列宁为了利用會議的讲坛，爭取工人群众回到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來，为了揭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推翻第二国际的領導，同意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會議。

在这次会上，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麦克唐納等人，对列宁和布尔什維克以及苏維埃国家进行恶毒的攻击，挑衅性地提出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反革命的“先决条件”。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阿德勒、鮑威尔等則叫嚷什么“要莫斯科用行为表明你們願意把阶级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而且提出苏維埃政府对社会革命党人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必須在社会主义国际监督之下进行”。意大利社会党的塞拉蒂鼓吹要尽一切可能帮助和促使布尔什維克“走上我們的道路”。

对于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工贼们的反革命叫嚣，第三国际的主要代表布哈林和拉狄克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违背了列宁的指示，采取了妥协的政策。他们虽然在口头上反对第二国际提出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却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意苏维埃政权对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的案件不施用死刑并准许三个国际代表出庭旁听等等。当时，列宁写了《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对布哈林等人的错误，作了严正的批评。列宁写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让步的角色，但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我们要从这个教训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工人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296页）

柏林会议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它并没有起过什么积极的作用。近年来苏共新领导却借此大做文章，利用列宁有关这次会议的所谓“新文献”^{*}，采取断章取义、任意歪曲的手法，竭力为他们大

*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经常引用的列宁有关这次会议的所谓“新文献”，篇名如下：

一、《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1922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4卷）

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22年2月23日。《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4卷）

三、《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建议）》（1922年3月14日或15日。《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5卷）

四、《对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总结报告的决议草案的建议》（1922年3月29日至4月2日之间。《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5卷）

五、《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三个国际代表会议结束作的决定草案的意见和建议》（1922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五版第45卷）

肆鼓吹的所謂“联合行动”寻找理論根据。

現在把这次會議的記錄翻譯出版，作为批判現代修正主义的参考資料。

本书是根据英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二二年英文版譯出的，另外参照維也納人民书店一九二二年德文版作了一些补充。部分发言采用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資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一九六四年版）一书中的譯文并作了个别修訂。

目 录

第一天:

-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詞..... 1
- 第三国际的宣言(克拉拉·蔡特金宣讀)..... 8
-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14
- 維也納联合会宣言(保尔·福尔宣讀).....22
-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24

第二天:

- 腊姆齐·麦克唐納的发言.....32
- 塞拉蒂的发言.....41
- 奥托·鲍威尔的发言.....49
-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57

第三天:

-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弗列德里希·阿德勒).....69
- 联合宣言.....73

附件一: 第三国际的声明.....76

附件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維尔斯提出).....78

附件三: 策烈铁里代表格魯吉亚社会党发表的声明.....81

附件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82

国际会议

三个国际组织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

第一天

星期日，1922年4月2日，上午11点45分，
于柏林国会大厦第25室举行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的开幕词

阿德勒于11点45分宣布会议开始，发言如下：

同志们，现在会议开始。

在我们正式开会以前，有一两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先要解决。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①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会商，已经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它们一致同意，三个执行委员会各派十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委员都可作为列

① 每个执行委员会派代表三人组成九人委员会；第二国际代表是麦克唐纳、王德威尔得和维尔斯；第三国际代表是拉狄克、弗罗萨尔和蔡特金；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二半国际）代表是阿德勒、布拉克和克里斯平。由阿德勒担任主席。——据维也纳“人民书店”1922年德文版注

席代表。

經過磋商，还决定允許报界人士列席这次會議。^①

我还要宣布，已經决定不允許不属于三个执行委员会之一的任何政党参加會議，只有意大利党是例外，这是由于实际考虑到許多方面已經建議拟議中的国际代表會議^②在意大利召开。因此，意大利党将有权派一名可以参加辯論的代表，以及两名同三个执行委员会其他委員一样的列席代表。

我还要告訴大家，已經就主席人选作出安排，三个执行委员会将各自指定一位同志担任會議主席。第二国际指定托姆·肖同志，第三国际指定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国际工人联合会指定我本人。因此，这三位同志将輪流主持會議。

代表名单

出席會議的代表是：

第二国际：

正式代表：卡米尔·胡斯曼、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比利时）；斯陶宁格（丹麦）；奥托·維尔斯（德国）；哈里·果斯林、腊姆齐·麦克唐納、托姆·肖（英国）；策烈铁里（格魯吉亚）；W·N·弗里根（荷兰）；古斯塔夫·麦列尔（瑞典）。

列席代表：昂利·得·曼（比利时）；阿道夫·布劳恩、卢特肯斯博士、維克托·謝夫（德国）；E·比万、瑪格丽特·考克斯、威廉·吉利斯（英国）。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

① 拉狄克对报界人士参加會議的方式表示异議。——据德文版注

② 即第二国际提出要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下的文件和发言中都称为“代表會議”或“共同的代表會議”，但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中，有几处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Congress），其余的地方仍用代表會議。总之，指的都是一回事。現在一律按照原文直譯。——譯者注

正式代表：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德国)；R·C·沃尔舍德(英国)；保尔·福尔、让·龙格(法国)；布魯諾·卡尔宁(立陶宛)；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托·鮑威尔(奥地利)；尤利烏斯·馬尔托夫(俄国)；罗伯特·格里姆(瑞士)；卡尔·切尔馬克(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威廉·迪特曼(德国)；亚历山大·布拉克、孔佩尔—莫勒尔(法国)；B·洛克、S·卡普兰斯基(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党)；R·阿布拉莫維奇、亚历山大·什勒德尔(俄国)。

第三国际：

正式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德国)；L·O·弗罗薩尔、罗斯梅(法国)；波尔的加(意大利)；片山潛(日本)；斯托揚諾維奇(南斯拉夫)；瓦爾斯基(波兰)；N·布哈林、卡尔·拉狄克(俄国)；博休米尔—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列席代表：布揚諾維奇、伏約維奇(南斯拉夫)。

意大利社会党：

可以参加辯論的代表：塞拉蒂。

列席代表：阿达尔奇·巴拉托諾；多米尼科·菲奥里托。

同志們！今天举行的會議是一次實驗，目的是要在一定的範圍內謀求達成協議；这里沒有人会对这个范围能够有多大抱任何幻想。我們举行这次會議，是因为我們相信有可能进行这种實驗的时机已經成熟。这次實驗是否能够成功，經驗将告訴我們。但是，召开这样一次會議在不久以前似乎还是不可能的，而現在竟然召开了，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經是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至于最后的結局，那只能看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了。

分 歧

我們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所以发起这次实验，是因为我們認識到，鉴于世界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不管可能存在着多少分歧，都绝对有必要設法把它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目的和采取某些具体的行动。我們不抱幻想，我們知道，参加會議的三方都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見，并将在会上提出它們。而且我可以在这篇开幕詞中說，我們这一方虽然是这次會議的发起者，也将通过我們的代表保尔·福尔发表一篇簡短的宣言，闡明我們对會議的看法、我們认为存在着的困难和我們有哪些保留。每一方都将对这些問題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們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在某些具体行动上求得团结，是不能通过抹杀我們之間存在的分歧来实现的，也不能从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中产生，而只能是明确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内部目前存在着种种无法迴避的分歧。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还是可以作出努力，导致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

不是合并

我希望立即說明一点，这是我們所有注視事态发展进程的人都会理解的。这就是：企图实现参加这次會議的三个国际組織的任何合并，或者使我們自己以任何方式关注这类組織問題，都不是我們目前任务的一部分。我們不知道这在比較遙远的将来是否有可能实现。我认为我們全都明白，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目前存在的困难，建立一个共同組織是不可能的。不过，采取某种共同行动或許是可能做到的，而这也正是这次會議的目的。

我們也明白，在此間相聚的三个組織（它們充分認識困难情况）会晤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統一組織，而是考虑采取行动是否

可能。

需要联合行动

我认为，我們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需要，現在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不論我們之間的分歧可能多么巨大，不論我們平时可能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这些分歧，并且被迫反对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同志，我們仍然知道，凌駕于所有这一切分歧之上以及比任何琐碎的分歧更加重要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目前正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境地。目前，一方面是通貨貶值和經濟匱乏，另一方面是某些通貨紧縮的国家失业現象加剧，結果使世界无产阶级陷进了可怕的貧困处境。因此，世界无产阶级的这种迫切需要就使得他們在关心理論問題的同时，也强烈地希望在目前的任务方面采取联合行动。

热那亚會議

我认为我可以說，使得我們聚集在一起和决定會議在今天举行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帝国主义的國際正准备在热那亚开会。对于热那亚會議可能取得什么結果，我們抱很大怀疑。在那里，他們打算一方面把新的沉重負担强加在各国无产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发出新的战争威胁。

为了抵制这个热那亚會議及其所包含的危險，我們全都說过，三个执行委员会全都同样強調过，面临着資本的这股反动潮流，必須作出尝试，看看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代表不同傾向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統一陣綫，在某些具体問題上采取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

所以，我們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这样一点：我們不打算建立共

同的組織。我們所謀求的是共同行動。可是，採取共同行動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有可能做到。我們今天在這裡開會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採取共同行動的條件。高喊我們要共同行動是不費氣力的。但是，共同行動意味着要有共同的口號，要就在適當時機採取行動以及用什麼方法去行動的問題達成協議。不論要求共同行動的呼喚多麼動聽，它只有在我們就這些問題達成協議以後才有可能實現。同志們，我們這些經歷過共同鬥爭的人都非常明白，像無產階級這樣一支大軍，如果引導他們走向共同行動的是一些甚至不願意彼此討論這種行動的人，那麼，他們今天的處境便要壞得無以復加了。這次會議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為共同行動創造必要條件的機會。

改良主義和革命

同志們，我們這些發起這次會議的人完全知道，聚集在這裡的代表們彼此之間是存在着分歧的。人們能夠多少是挑釁性地和多少是心中有數地表達出這些分歧。今天，當我們開始進行討論的時候，我願意這樣來說明它們，也就是說，在改良主義與革命之間的巨大的鬥爭中，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把重點放在今天的鬥爭上呢，還是應該放在明天的鬥爭上？在好心的人們當中，有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今天，有的人專注地瞻望着將來。分歧就在於這兩派人對歷史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明天”將在什麼時候到來呢？在我們大家共同的那首戰歌里，我們唱着：

“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個“明天”何時到來，這個進行最後鬥爭的偉大的日子何時到來呢？——這就是使我們產生分歧的問題。這影響着我們的行動，這個“明天”看來愈加遙遠，某些黨就會愈加迫切地試圖把它們

的政策轉到今天的問題上。但是，不管我們對明天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我們仍然可以說：儘管作為同志聚集在這裏的我們存在着分歧，對於鬥爭究竟應該是為了今天還是為了明天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有一點却是共同的，即我們全都要進行鬥爭。

条 件

所以，同志們，我們已經向你們解釋清楚了我們向你們表示過的，並且已經被你們在原則上接受了意見，即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共同的代表會議將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切參加大會的人都可以持有不同的觀點，只要他們願意為無產階級而鬥爭。因此，我們為未來的行動提出了下列條件：

“凡是主張階級鬥爭、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並認為無產階級為實現這一目標而有必要採取共同的國際行動的無產階級政黨，都可以參加會議。”

這項規定提出了我們可以團結在一起的條件。只有在一切參加會議的人都願意按照自己對歷史的看法為無產階級事業而鬥爭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够共同工作。

對於那些在巨大的鬥爭來臨的時候必然會使我們發生分歧的歷史觀問題，我們完全知道它們的存在；但是我們相信，除去存在着使我們對未來有不同看法的那些問題以外，全世界無產階級也都認識到，當前的需要使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必須為今天而鬥爭。如果有可能在一定的範圍內為當前的鬥爭，也就是目前的直接需要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的鬥爭找到一個共同行動的綱領，這本身就將是一個全世界無產階級所歡迎的成果。

這就是我們舉行這次會議的精神。我們將討論擺在我們面前的各種問題、困難和障礙。只有在克服重重障礙以後，我們才能擬出一個共同行動的綱領。如果我們開誠布公地協商，即便是最初

遇到困难，我們也不会灰心。我們认为，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在承认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仍然可以为某些具体目标展开共同的斗争。

本着这种精神，同志們，我向这次會議的全体参加者表示欢迎。我知道，大家都意識到摆在我們面前的巨大任务，意識到我們如果破坏了这次实验将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所負的責任，意識到我們都必須設法一起迈进几步。因此，我代表我們的組織向你們表示欢迎，并宣布會議正式开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代表鼓掌〕^①

第三国际的宣言^②

接着，克拉拉·蔡特金代表第三国际代表团宣讀了下列宣言：

克拉拉·蔡特金

在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討論問題以前，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有責任发表下列宣言：

为什么分裂？

自从1914年7月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魯塞尔召开最后一次會議、接着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崩潰以来，曾經結成統一的国际組織的国际工人运动各派代表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会談。

对于这种情况我們是不應該保持緘默的。我們不能不向全世

① 方括弧中的文字系根据德文版补注，以下有方括弧处均同此。——譯者注

② 这个宣言是由拉狄克草拟的。——譯者注

界无产階級說明，工人階級目前的分裂狀況究竟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我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階級的某些阶层投身于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时的共同利益之中。这种情况表现在許多政党和組織的反革命行动上。当工人階級还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国际資本作斗争，当工人階級尚未断絕与資本主义代表人物的联盟关系，尚未决心夺取政权的时候，分裂局面就将繼續下去，而分裂則是資本主义力量的主要泉源之一。无论怎样埋怨、怎样咒罵，在这里都是无济于事的。但是由于工人階級还没有决意进行这个共同的斗争，还没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認識到，只有无产階級大多数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并建立劳动人民专政，才能战胜資本主义，所以我們声明，采取不同原則观点的国际无产階級組織在組織上的联合是空想，因而是有害的。但是同时我們應該承认总的世界形势提出的迫切要求。工人階級尽管有着使他們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見分歧，但他們必須联合起来防御世界資本的进攻。

失去的机会

战争結束，情緒激昂的武装工人群众返回家园后認識到，他們为之流血奋斗的所謂民主与人民福利只不过是資本家掩盖爭夺資本主义利潤的謊言，当时，通过猛烈的进攻夺取資本主义世界，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由于工人階級广大群众犹豫不决，改良主义政党在工人中間散布并有計劃地支持关于民主的幻想，改良主义政党与資產階級結成公开或秘密的联盟，这就阻碍了工人階級大多数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荣榜样。相反地，改良主义政党却帮助了世界資本击退无产階級的第一次进攻。全世界工人群众現在都感觉到自己已承担了这个政策的后果。国际資產階級即使在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无法恢复世界秩序。国际資產階級甚至不能使无产阶

級保持住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却还相当强大，它企图把全部战費开支的重担压在不产阶级的肩上。

资产阶级的进攻

世界资产阶级心犹未死，它还希望通过下列途径来弥补大部分战費开支：用勒索賠款的方法加紧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剝削；对苏維埃俄国发动和平干涉（因为他们沒有能够用武力战胜苏維埃俄国）以奴役全体俄国人民；利用新成立的国家作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并对它们进行剝削；加强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中国、波斯、土耳其）的剝削。国际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不懂得，从战敗国、苏維埃俄国与殖民地疲憊不堪的人民身上，是榨不出亿万錢財的。但是即使这些集团現在也都相信，就算能够做到这点，勒索来的巨額款項也仍然不足以恢复资本主义經濟。所以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向工人阶级轉入进攻。所以资产阶级不顾失业現象的存在，仍然企图在一切国家中延长工作日。所以资产阶级打算縮减工資。不仅战費开支要由国际工人阶级来弥补，而且重新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資金也要出在工人阶级的身上。

这种情况使国际工人阶级面临极重要的抉择。他们或者是团结起来防御国际資本的种种阴谋，同心协力地反对在經濟上掠夺战敗国、苏維埃俄国与殖民地的企图，爭取废除凡尔賽和約，承认苏維埃俄国并帮助它恢复經濟，在一切国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或者是像偿付战費开支一样地用自己的血汗与健康来偿付和平的代价。

統一战线

共产国际号召工人群众，不論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道路和保

证实现这条道路的手段的想法如何，都一致团结起来向现代资本奋勇斗争。因此，共产国际提出了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对维也纳国际^①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创议表示欢迎。共产国际认为预定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是在进行不可避免的战斗时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

代表大会

为了使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得成功，共产国际建议邀请所有无产阶级工会组织都来参加大会。工会包括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在工会组织下的联合是不考虑政治见解的分歧的。这种联合是由于工人群众的日常需要。如果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不是一次空洞的示威，如果大会的任务是统一无产阶级的国际行动，工会就应该参加大会。在某些国家中不仅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分裂的，甚至其群众组织也是分裂的，但这不能作为反对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相反这正是应该吸收工会参加的理由。正因为工会是围绕两个中心组成的，所以才有必要达成关于共同行动的协定。我们建议邀请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以及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团主义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各个独立的工会。

至于无产阶级政党，则除了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各政党以外，我们还建议邀请没有参加国际联合组织的党派。这里我们指的首先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包括一些肯定是诚实的革命工人，应该把他们吸收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和这些集团之间有重大的分歧。然而，当形势促使我们有必要甚至和改良主义政党(改良主义

^① 即第二国际。——译者注

政党的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是这些左翼分子的错误和偏差的原因)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试图和这些集团在当前行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保卫俄国

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热那亚会议是在现实情况使世界资本的凡尔赛政策受到愈来愈大的震动之后，世界资本企图重新分割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一种尝试。凡尔赛会议期间，国际工人阶级犹豫不决，未能采取行动。只有苏维埃俄国向协约国资本奴役全球的企图进行了武装斗争。如今，经过了三年的资本主义混乱、资本主义日益瓦解的时期之后，苏维埃俄国终于取得胜利，它拥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同时又是资本猖狂发动“和平”攻势的道路上的障碍。

现在的问题是要实际支援第一个掀起并推动了世界革命浪潮的国家，帮助它战胜帝国主义迫使它在社会政策上投降的企图。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向协约国彻底投降，德国无产阶级尽管进行了反抗，但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工资降低的起因。反对协约国的赔款政策的斗争，就是争取协约国与美国工人群众的最低生活费的斗争。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从经济上窒息俄国的企图，反对使殖民地破产，反对剥削新成立的小国的居民，就休想克服失业与世界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工人阶级应当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大声疾呼，应当力图迫使这次据说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而召开的会议也从事研究工人问题、失业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但不像在凡尔赛会议上那样，那时一些不以斗争的群众为后盾的工人组织的代表，手持礼帽，恳求协约国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应该以示威斗争的群众为依靠，要求在热那亚集会的世界资本的代表履行曾被肆意违反的诺言。

改良主义和共产党人

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刻也不掩盖它和改良主义政党及半改良主义政党不同的地方，但准备全力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团能够较容易地做到这点，因为它深信，每时每刻的斗争和斗争的全部经验将向全世界无产者说明，向资本作任何妥协都不能保证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胜利地把安排世界各国事务的活动掌握在自己有力的手中，以便把这些国家组织得符合人类绝大多数的利益。

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所有这些考虑出发，建议将来召开的国际代表会议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实际行动有关的问题，即不是促使工人群众分裂，而是促使他们联合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国际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

1. 防御资本进攻。
2. 向反动势力作斗争。
3. 反对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准备。
4. 帮助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恢复。
5. 凡尔赛条约与恢复被破坏的地区。

〔共产国际代表表示一致赞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1922年4月2日于柏林

休 会

阿德勒：总务委员会本来打算休会三小时，因为我们预计，三个宣言这样就全都可以被提出来。现在我们不得不休会，但只到

三点为止。王德威尔得同志和保尔·福尔同志将接着发言，然后可能休会到明天早晨，好让委员会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安排。现在休会。（下午一点四十分）

星期日，1922年4月2日

下午的会议

主席：托姆·肖（英国）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的发言

同志们！我不愿意对于今天上午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逐条作出答复。我不是以个人身分发言，而是代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言的，所以我将克制住自己不投入争论。我毋庸补充，我本来是可以最坚决最明确地反驳提出的那些论点乃至实际建议的。

例如提出了这样一点：我们应该在会上共同讨论如何使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凡尔赛和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赔款负担。我毫不怀疑，这种建议将使德国无产阶级感到高兴，并且使司丁尼斯先生^①感到某种满意，但是我不能肯定，受战争损害最惨重的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否会欢迎这种建议。

但是，我要重说一遍，我不打算投入争论。我现在是代表第二国际发言的。

^① 司丁尼斯 (Hugo Stinnes, 1870—1924)，德国有势力的垄断资本家，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译者注

国际代表會議

我們不打算用宣言来答复宣言，因为第一，我們早在法兰克福宣言^①里就对維也納联合会的同志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願意由于对召开国际代表會議的問題表示可否而約束自己。現在就要进行的交换意見将会告訴我們，这样的會議实际上是否有可能召开。但是在一个問題上，我們和我們的維也納朋友以及第三国际的代表們是意見一致的，这就是，如果社会主义无产階級能够組織起来防御資本反动势力的进攻，那将是一件好事。

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已經由維也納和第三国际的宣言說得很清楚。

反动势力在欧洲目前正十分囂张。雇主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削減工資和延长工时的进攻；保皇反动势力在匈牙利几乎已經达到它的目的，并且到处威胁着战后在政治权力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后，或許也是最严重的，軍国主义反动势力在最近一次世界大灾难刚刚过去以后，目前又在为造成新的灾难准备条件。

来自資本主义的危險

公民們，我理当补充說，在我看来还有另一种危險需要考虑。內部发生分裂的資本主义世界正在威胁着把我們拖进战争的深淵，但是，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一种相对和解对社会主义者來說也具有同样大的危險。我們有两点忧虑：一点是，資本家或許会失去理性，以致再一次陷入战争的深淵；另一点是，他們或許会清醒过来，設法彼此达成協議，組織一个剝削全世界、主要是剝削俄

^①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2月23日至2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會議。——譯者注

国的巨大財团。这些危险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目前，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实际存在着这种企图，其目的是要在当前最强大、最野蛮和最恶毒的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羽翼和指导下建立遍及全世界的资本霸权。

統一战线

面临着这种危险，我们大家既然是社会主义者，也就必然应该设法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防御战线，在我们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行动上的团结。可以肯定，在目前这个时刻，重新建立战前实际存在过或者似乎存在过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结是谈不到的。我们的维也纳同志在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所抱的目标，事实上也比它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将不仅有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有——我注意到今天上午的宣言并没有提及这个有趣的方面——工会组织，包括昨天还被称为“黄色国际”的工会国际。无产阶级一切政治力量和革命力量的代表都将聚集在一起，讨论具体的纲领问题和争取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已经采取的行动

对于这些建议，我愿意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在原则上是不反对的。战争结束以来，这样一种尝试并不完全是新东西。有好几次，我们大家都采取了（甚至没有预先的协议）共同行动。例如，我也许可以提起这样一件往事。两年前，当波兰政府突然中断了同苏维埃政府的谈判和波兰部队向基辅进军的时候，欧洲的全体无产阶级都作了谋求和平的努力，当时被认为是——不管是多么不公正——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之中最反动的党，比利时工人党，使得在别国工厂中制造的军火的运输陷于停顿。当我们得悉伏尔加河

流域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正在死于饥饿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考虑造成饥饿的原因是什么，也没有考虑灾民们属于哪一个国际。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阿姆斯特丹国际同苏维埃政府达成了一项向灾民提供救济的协议。最近，在考虑严重的赔款问题——这不是一个用几句理论就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五个主要当事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某些共产党集团举行了会谈，并且就共同行动的某些原则达成了协议。

成功的条件

我们在原则上肯定不反对参加共同的代表会议，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会议要想开好，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想增强无产阶级的积极力量，我们之间就必须就共同行动问题事先达成起码的协议和相互信任。如果我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把我们的分歧公诸于世，那我们就不能加强而只会削弱无产阶级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参加会议的唯一目的是组织起来反对雇主、保皇党和军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果。我们认为，今天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建议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我的答复是：如果会议只是成为我们争吵的场所，或者是各个社会主义国际勾心斗角的战场，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价值，我们应该拒绝参加。

必须有诚意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愿意说明我们为什么充满了怀疑和耽心。近来公布的某些文件使我们合理感到耽心。我不想提拉狄克写的一封信，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是一份机密文件，我不愿意引用，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去年十二月，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推敲和专供发表的文件^①里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意图。这份文件是巧妙的言词和奸诈的权术相结合的一篇奇文，里

面有几段話使我不禁想起了《尼伯龙根之歌》^②里的一个場面：米梅一方面告訴西格弗里，說是要毒死他，同时又用一些亲热和討好的話来籠絡他。一方面呼吁团結，要求建立統一战綫，另一方面却又毫不隱瞞在拥抱我們以后把我們窒杀或毒死的意图。〔笑声〕當我們全都被貼上同一个标签——在我們的脑袋全都被砍下来放在同一个籃子里以前——的时候，譬如說，當我們听到像茹奧、梅尔黑姆、汉德逊、王德威尔得和龙格这些人都被說成是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居然又邀請我們这些人来参加保卫无產階級的利益，这最低限度也是一件怪事。

我非常明白，对待这些事情必須有能够一笑置之的度量。在共产党人的圈子里，只要你在原則上和他有分歧，你就会被罵做叛徒。至于我自己，當我想起那些其命运比我們战后的遭遇要悲慘得多的同志，當我想起他們会有什么心情的时候，我对这些侮辱就更不会生气了。所以，我可以向你們保证，在我們即将作出的决定中，个人恩怨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而且，我們非常强烈地感到，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沒有人能永远不犯錯誤），我們也知道，不論我們处在什么环境里，我們都是同我們的无產階級一道行动的，我們是为我們的无產階級工作的，我們只有一个願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現在把所有这些問題都擱在一边。如果我記起了某些事实，那是因为这些事实使我們不得不向你們提出一个問題。今天上午，你們用非常溫和的和謹慎的語言告訴我們，你們不仅願意和我們在会上联合起来，而且

①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統一战綫問題的提綱。这个提綱載 1922 年 3 月 14 日《共产国际》杂志第 20 期，标题是《关于工人統一战綫和对待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人以及对待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組織的工人的态度》。——譯者注

②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国的史詩，西格弗里是史詩中的主人公，一个后来遭人暗害的英雄。——譯者注

迫切希望这样做。我們是“社会党叛徒”、“社会爱国者”；我們是黃色的，是資產階級的支持者；季諾維也夫甚至說我犯过罪。尽管如此，你們还是认为同我們一道开会是有益的。但是，你們以一种我提醒大家注意的巧妙方式解释說：你們希望实现无产階級的團結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以便你們能繼續进行你們已經开始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得不这样答复你們：在我們参加共同的代表會議以前，我們必須得到某些保证：保证相互信任、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不引起新的分裂、保证不破坏比利时和英国这些国家中仍然保持着的无产階級的統一。

这是我們向你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你們去参加或者願意参加国际代表會議，究竟是为了繼續成立支部，还是打算和我們就某些明确規定的目标达成協議？

关于格魯吉亞、阿尔明尼亞和烏克蘭

我現在談談另外两个問題，它們和上一个問題同样重要，并且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我剛才說过，我贊成我們的維也納朋友所抱的願望，即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會議，組織反对資本主义的共同防御行动。但是，即便你們按照維也納联合会的建議限制你們的議程，难道你們认为，在討論到用哪些方法来組織无产階級防御的时候，有可能避开某些必然会提到大会上来的問題嗎？难道你們不明白，如果在沒有事先提出解释和保证的情况下召开會議，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来自俄国所有边区国家——来自烏克蘭、来自阿尔明尼亞、来自格魯吉亞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們就会站起来提出这些問題嗎？在阿尔明尼亞，一个被屠杀、被鎮压达二十年之久的民族，現在又处于基馬尔的軍隊和紅軍的夹攻之中。在格魯吉亞，构成我們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同志，对于被他們称之为——我认为这样說是有理由的——布尔什維克帝国主义的現象感到气愤。这些将

是會議第一天開幕就要碰到的問題。

关于政治犯

但是，此外还有一个比高加索各小国的处境更加严重、更迫切需要解决（如果还談得上可以解决的話）的問題，这就是政治犯問題。欧洲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論他們具有什么样的傾向和观点，他們对这个問題都是非常关心的。假設我們明天就召开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参加的會議，难道这个問題不会必然被首先提出来嗎？难道你們认为，在举行这样一次會議的时候，我們不会要求那些今天被关在監獄里的人——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那些在沙皇政权下坐过牢而今天在第三国际的政权下又坐了牢的人——同我們一道参加會議嗎？

如果不預先解决这些問題，我們怎么能够防止它們在举行共同的代表會議的第一天、第一小时就被提出来呢？这样一来，結果又会怎样呢？如果你們坚持走你們已經选定的道路，你們十分明白，这将意味着有一場必須进行到底的斗争、一場为保卫人的起碼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要加强和巩固我們的力量来反对資本主义和資產阶级的国际會議，就会适得其反地导致暴力、混乱、分歧加深和无产阶级由于分裂而被削弱的悲惨景象。

公民們，我們所以认为，必須先解决以下这三个問題，然后才有可能就召开共同的代表會議的問題作出决定，其原因就在于此。

三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你們参加會議是为了一道設法来加强我們的共同行动，还是为了削弱和分裂我們？

第二个問題是：如果召开會議，目前被剝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权利的民族，乌克兰人、阿尔明尼亚人、格魯吉亚人，是否能

够自由地选出他们参加共同会议的代表？我特别强调格鲁吉亚问题，我主要谈的是格鲁吉亚问题，因为我亲自看到过那里的情况，我是一个目击者，我们都是目击者；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几个星期里，全体人民一致地——或者几乎是一致地——聚集在红旗下面，在实行自由选举的制度下面，选出了一个社会党占绝对多数的政权，一个希望存在下去、有权利存在下去、我们也坚决帮助它存在下去的政权。我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格鲁吉亚党和我提到的其他一些政党是否能自由地选派它们的代表？

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政治犯问题。我无意于以法官自居；你们已经对他们提出指控，你们必须提出充足的根据，而我们在听到你们的证据以前不得不保留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应该在能够使社会党国际感到满意，特别是能够使基本的辩护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进行。要知道，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一个表示“宽洪大量”的机会的！不要说什么你们不能代表俄国政府。每个人都知道，你们自己就率先说过，俄国政府实际上就是第三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可以有机会说：“我们将提出我们的证据，这不是在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特种法庭上，而是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面前，在国际面前。”然后，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是，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莫须有的，而且人们会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或者是，你们的指控被证明是真实的，从而使那些怀有罪恶意图的被告为无产阶级所摒弃。

总结起来说就是：保证不成立支部；保证现在被你们占领的领土上的那些民族能自由地选出代表团；最后，保证那些政治犯有辩护权。这些就是我们的条件。当我们知道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那些曾经为我们的事业遭受过苦难的人今天仍然在坐牢，而

我們却在彼此之間自由地進行討論，你們難道認為我們會同意和你們一道參加會議嗎？在一次共同的代表會議上，我們都必須心情舒暢，我們不能把蓄意作惡的憲兵和劊子手當做盟友。〔拉狄克喊道：而你們是比利時國王的盟友！——法蘭西劇院！（Französisches Theater!）〕

最後的呼喚

公民們，這就是我代表——我再強調一遍——第二國際執行委員會所要說的話。我竭力使自己不帶着怨憤的情緒講話，而且我可以保證，雖然我們經常受到侮辱，我們從來也沒有以牙還牙。在我講話快結束的時候，我請求你們考慮一下這些討論所涉及的重大問題。從1914年以來，我們是第一次在這裡聚會。在今天這個會上，看到切爾諾夫、唐恩、馬爾托夫這些人——不論他們是作為記者還是作為代表——同拉狄克或布哈林坐在一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景象。我們今天終於能一起開會了，而且，公民們，會議正是在德國國會大廈舉行的。過去，從這裡發動了戰爭；今天，自由人卻坐在專制制度的廢墟之上。但是，得來不易的這種自由現在仍然是不穩定的和岌岌可危的；它正在同時遭到僱主、保皇黨和軍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威脅。難道我們不能夠把我們的一切分歧擱到一邊，聯合起來保衛它、擴大它並且通過國際行動為社會主義的到來準備條件嗎？

保爾·福爾代表維也納聯合會 宣讀的宣言

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按照維也納國際代表會議

決議的精神与思想来参加三个执行委员会联席會議。1921年2月召开的維也納代表會議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它和第二国际及共产国际的分歧，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无例外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并用自己全部工作来完成这个任务。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对現在召开的代表會議表示欢迎，希望它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成功的条件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坚决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个目的实现，但不得不強調指出，只有当各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間的斗争仅采用思想武器进行，而不恶化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采用恐怖手段反对另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步时，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指出，在苏維埃俄国，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社会主义的政党遭到恐怖手段的迫害，并丧失了进行活动的任何可能；执行委员会还断定，社会主义的格魯吉亚被軍事占领夺去了自决权。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为了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必須恢复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平等的政治权利、俄国工农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由、格魯吉亚劳动人民的自决权。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特別注意到，社会革命党党员由于四年以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期間的某些莫須有的罪名竟被判处死刑，何况根据苏維埃政府屢次宣布的大赦，这些罪名都是应该获得赦免的。这就使得由这次代表會議开始的工作在道义上不能繼續下去。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肯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右翼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国家中，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受到野兽暴行的摧残，同时右翼社会党参加的政府违背了各民族自决的权利。执行委员会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是，所有社会党竭尽全力恢复共产党以及所有工人政党表达思想的完全自由，并争取释放许多因进行革命斗争而遭到监禁的受害者。

建立统一战线的绝对必要性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确信，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将导致统一战线思想的胜利，使国际无产阶级统一的这些前提得到承认。由于抱着这种希望，所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在这次仅仅作为召开更广泛的共同会议的筹备会议上讨论一切争端问题，是不适宜的。执行委员会表示愿意共同讨论为恢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需要进行的工作。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①

在我们的宣言中，我们没有为召开国际代表会议提出任何条件。我们坚持邀请书中表述的立场，按照第二国际的看法，这应该是一次行动的会议。然而，我们坚持的这个立场，看来，维也纳国际正在打算放弃。

对王德威尔得的答复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算老账。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打算对于必

^① 正文中重点都是拉狄克自己加的。——译者注

須說清的事保持沉默，而只是因为，我們集中注意当前的要求和世界无产階級总的狀況，并告訴自己：这时来重复旧时的指責是毫无意义的，應該考虑我們將作些什么。

第二国际的代表王德威尔得却认为他那方面有几笔賬非算清楚不可。他說这些話时所发出的声調和所作的姿态同我們在巴塞爾曾經看到的一模一样（共产国际代表們喊：“对”），那时，他作为“国际”的領袖曾宣誓要引导我們反对战争。一刹那間，我們被王德威尔得的动人的声調帶回到过去的时日，那时我們曾相信他的热情洋溢的語調；一刹那間，我們忘記了，这个声音曾淹沒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如果王德威尔得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这八年總結一下，这个總結可能使这次代表會議遭到破坏，但它会使这位比利时王国前任大臣听起来感到很不愉快。他忘記了泪水汇成大海，他忘記了尸骨堆成高山，他忘記了全世界受到的一切灾难痛苦。对于他來說，这种總結是不存在的。經这样總結之后，他会走过来向我們說：給一点儿信任、起碼的信任、少許的信任，如果你們不先答应給我这种信任，那我們便沒有什么可談的。我們可以当着王德威尔得公民的面說：一点儿也不信任！我們过去已經因为这种信任而付出了代价，以致我們現在已成敌人一般，不得不重新寻找互相了解的途徑。如果你对我們甜言蜜語地說到信任，我們就明确地答复你——不信任！信任什么？

信任問題

信任战争么？信任什么？信任你作为比利时的大臣参加簽訂的凡尔賽和約么？信任什么？信任誰？你代表組織講話。这个組織并非仅由小小的比利时組成的。对工党只在口头上反对的英国占領表示信任！对第二国际的代表在这里閉口不談的那些罪行表示信任！社会革命党人蔡金公布了英国政治警察下令枪杀高加索

二十六位无产阶级的领袖的文件。凶手的姓名被公布了。托姆·肖公民在英国议会中曾否质问过：罪犯后来怎样？马利斯坦将军和汤姆生将军结果如何？而你们竟说：信任。第二国际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在座的代表中间就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我们要问：三个国际判决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的法庭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喊：“对”。）他们是被柏林近卫师特别法庭判罪的，如果你们胆敢污蔑俄国法庭，我们就要对你们说：把沾满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与列文奈的鲜血的魔掌缩回去（共产主义者代表们热烈赞同），他们不是被土匪杀害的，而是当你们（面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利用无产阶级的信任为非作歹时被你们的法庭判决的。

无所谓信任的共同斗争

你们会说：既然如此，你们通过这次代表会议想达到什么目的呢？玩弄策略手段有何意义呢？我要冷静而明确地当面对你们说明我们的希望。

你们之所以参加这次代表会议，是因为你们迫不得已：你们过去是全世界反动派的工具，现在，无论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应当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

些談判和共同行動，但抱着極不信任的心理，並確信你們在這個鬥爭中會再三再四地落伍。

但是我們願意試圖和你們共同鬥爭，這不是因為對你們有感情，而是為了當前的迫切需要。這種需要推動着我們。這種需要也迫使你們在這所大廳里和你們稱之為罪犯的共產黨人一起開會。

現在來談王德威爾得公民提出的另一些條件。大家今天在這裡所聽到的，是第二國際的粗暴攻擊，其目的在於吓唬我們。而維也納國際則是無可奈何地懷着沉重的心情來這裡伴奏一番。我談到第二國際的先生們對我們提出的條件，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迴避對你們作這種答復。

凡爾賽和約問題

條件！王德威爾得公民說：你們談到凡爾賽和約。他順帶說，他害怕提出這個問題也可能對司丁尼斯有所幫助。德國工人甚至買不起衬衣。國際資本已從貧困的德國人民身上發了一筆橫財，王德威爾得公民對此是漠不關心的。他害怕司丁尼斯會更加富有，大家知道，司丁尼斯正在和蘇維埃俄國談判，甚至可能會撥給共產國際一筆款子。（共產主義者代表中間發出笑聲。）

王德威爾得先生沒有說明白：他是否想和彭加勒一樣，說到恢復和平却不涉及凡爾賽條約。否則，他關於司丁尼斯的說法除此以外又有什麼意思呢？我沒有足夠的外交天才來了解這一點。（哄堂大笑。馬爾托夫喊道：“你證明了這點”。）我證明了這點，完全對。其次我要問：第二國際是否願意把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列入代表會議的議程？如果作為第二國際成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反對國際代表會議在這裡討論凡爾賽問題，那是非常有意思的。大概，這是由於把希望寄托在勞合一喬治的身上了。

弱小民族問題

現在我来談对我们提出的其他条件。王德威尔得怀着素来对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甚至包括刚果地方的弱小民族在內）的热爱問我們：如果被杀害的格魯吉亚和乌克兰显灵了，并且責問道，該隱^①，你为什么杀害我們？那时你們打算抱着什么态度来参加代表會議？我明白地告訴王德威尔得公民，为什么我們杀死了这个班柯。至于說到乌克兰，乌克兰并未死去，它活着，它很强大，它在斗争。只有彼得留拉政府的幽灵才打扰王德威尔得的美梦，这些幽灵靠着波兰总参謀部的金錢过活，同时又向巴黎以及向“国际”求救。王德威尔得大可放心，乌克兰虽然有饥饉現象，但它活着，它很健康，它将作为苏維埃联邦的一个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边区国家，和我們一同为俄罗斯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的复兴而斗争。（喊声：但不是乌克兰人民。）我肯定，驅逐了彼得留拉政府（虽然它有德国政府的支持）的工人和农民都是乌克兰人。（对叫喊者說）我不知道，这个叫喊者过去是不是拉达的成員，这个組織当时在霍夫曼將軍的帮助下把我們赶出了乌克兰，現在又指望在协約国的帮助下干出同样的事。（又发出喊叫声）至于談到格魯吉亚的問題，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使王德威尔得坐立不安，是因为在第比利斯的齐赫泽与饒尔丹尼亚的位置上出現了穆吉万，还是因为通巴庫的路不在英国手里（笑声）。我要告訴第二国际的代表、首先是英国代表：不許干涉格魯吉亚。当格魯吉亚政府在英国大炮的掩护下屠杀格魯吉亚的工人和农民时，你們沒有表示抗議。（反对声和喊声）我們的肃反人員不是有才能的文学家。而以你們的国民自卫队领导人朱格里为代表的格魯吉亚人却相当粗心，以至于

① 旧約中杀弟者之名。——譯者注

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中对于格魯吉亞民主派的描写如此露骨，我們只要在最近的代表會議上拿出这本书来，你們就会相信，格魯吉亞国家也是建立在铁血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們发問，——我們現在公开說明这点，——为什么我們帮助推翻格魯吉亞政府，我們就会根据格魯吉亞政府如此疏忽大意地刊印的文件来答复你們。格魯吉亞外交部长致函阿列克塞也夫將軍說：我們帮助了白軍，我們不仅和你們一同鎮压了布尔什維克，而且还供养了你們的白軍軍官，并讓他們轉到你处。如果代表會議准备成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些文件的真假，我們极願提供这些文件。

关于政治犯

最后来談談最动人的地方：如果沒有社会革命党人，你們怎么办？

如果沒有这班出色的国际主义者，你們怎么办？誠然，他們既未参加第二国际，也未参加第二半国际，但是受到第二国际的庇护并申請加入第二半国际。我們荣幸地在这个會議上看見以記者身份出現的前俄国立宪會議主席切尔諾夫。我认为，如果你們打算和我們爭論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問題，那末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比比皆是，同时也沒有必要給这个代表會議收罗一批拿着手枪伺机杀害俄国革命領袖的家伙。（施奈德喊道：斯皮里多諾娃！）請你收起斯皮里多諾娃問題，我沒有理由談論这件事。

行动和討論

且让我把各項爭端暂时放在一边，实事求是地提出問題：我們同意維也納国际，建議召开代表會議来准备行动。我們对自己說：行动絕對不需要辯論意見不一致的問題和方法。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緩和矛盾，那末这个办法就是共同斗争。共同斗争将在无产

階級各部分之間建立起一道桥梁。如果你們对这个行动的會議表示怠工，使国际代表會議的召开只是为了进行爭論，我們就要說：无产階級要面包，你們却給他們石头。但我們并不习惯于避开爭論。那时我們就会在这里坐下来进行辯論，那时我們就要在会上向你們算这八年来的賬，并要求加以討論。我們提醒那些叫喊不許碰社会革命党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苏維埃共和国的战士在巴伐利亚監獄中被囚禁了三年，工人們因为三月行动被关在德国的感化院中。（維爾斯：艾伯林！）問問豪辛，他会告訴你們。我們問他們，杀害达托的凶手怎样了？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的德国政府为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領導的柏林警察得到五十万比塞大^①的賞金，把达托送上了西班牙的絞架。其次我們要問你們，誰杀害了德国的一万五千名无产者。我們且看，你們怎样答复我們（維爾斯：“問艾伯林”）。杀害一万五千名工人的不是艾伯林，而是諾斯克，这是举世皆知的。我們要向每一个国家算賬。如果我們竟是罪人，那你們，在座的亲爱的諸位，就是罪大恶极的一打政党的代表。总之，概括地說：我們主張召开行动的代表會議，这个會議應該討論，当資本聚集力量不是为了复兴全世界，而是为了掠奪全世界，使資本家能够巩固自己的統治时，我們应当怎么办。我們应当采取哪些手段反对失业、反对資本家同盟歇业的浪潮？这是我們的綱領。在这方面，你們如要进行爭論，我們就同你們爭論。但为了安慰在为社会革命党人的命运感到忧虑不安的感情脆弱的王德威尔得（虽然直到如今他还把佛来米族的自治主义者关在監牢里）和神經過敏的維爾斯，我們願意說：請給我們证明，你們为人比我們好，請向我們建議，用被你們列为圣徒的恐怖分子来和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的战士及三月行动的战士交換。（切尔諾夫的喊声：

① 西班牙币名。——譯者注

勒索!)誰說勒索,誰就是无耻之徒,我这样回答你們,是要你們再
不提这个字。(会场騷动)我們說,如果你們打算破坏代表會議,你
們就得負責。你們打算召开代表大会討論行动問題,我們同意;你
們打算召开大会同时来研究无产階級斗争的方法,我們也同意。
我們准备参加任何形式的代表會議。我們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提
出了先决条件;尽管这些人得不到十分之九的无产階級的絲毫信
任,但我們并没有向他們提出任何条件。(維爾斯的喊声,騷动)我
声明:如果你們向我們提出应当在出席代表會議之前履行的条件,
我們的答复是,我們拒絕这些先决条件。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
們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預先規定的。这些
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們贊成共同的斗争。

我重复一遍,我們接受第二半国际的建議,我們也向第二半国
际提出問題:你們是維持你們在一月宣言中向我們提出的建議,还
是收回这一建議并向我們提出新的条件?如果你們选择后者,那
末我們就面临着新的形勢,我們將研究这种形勢。我們是根据你
們的宣言到这里来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們表示热烈贊同〕

肖: 我們現在休会,明天上午十点再开。(會議于下午七点結
束)

第二天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上午10点

主席：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腊姆齐·麦克唐纳的发言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必须承认，我到这里来，抱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是我毕竟还抱有某种希望，当我听到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星期天上午读宣言的时候，我的希望更增长了不少。然而，当拉狄克在会上发言，对王德威尔得明确提出的某些问题作答复的时候，我的希望又开始冷落下去了。同志们，第二国际的立场一向是不会引起误解的。在法兰克福进行预备性磋商期间，第二国际的代表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不久以后，当维也纳联合会执行局邀请第三国际和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的时候，第二国际的答复也是十分明确和具体的。我们答复说：我们愿意来，因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讨论一个我们希望能导致联合行动的范围有限的纲领。但是我们说，在我们能够对联合行动表示任何信任以前，有一两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先得到澄清。我们在复信里阐明了这些问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到这里来了。所以，对于将要向它提出的问题，第

三国际代表团必然是十分明白的，同时，我想我們有权利认为，他們将会对这些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請問这里的哪位代表——我把第三国际的代表包括在內——能够站出来說，拉狄克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問題所作的答复是通情达理的？沒有人能够这样說。

“你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星期天上午，我們听到一个打开了——我可以这样說——諒解之門的宣言。我們觉得第三国际是在用我們的語言讲话。我們看到你們的宣言响应了我們最近三四年來一直在提出的号召。可是，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年十二月发表的宣言里，你們对这种大轉变所作的解释却不能令人放心。你們的解释是：“第三国际的同志們，欧洲开始产生了一个謀求建立統一战綫的运动。我們是否贊成这个运动是沒有多大关系的，但是我們的策略使我們有必要装出一副贊成它的模样。我們要求欧洲各地的共产党支部参与建立統一战綫，但这不是为了使它起作用，而是为了在参加这个运动的一些組織的內部直接进行宣传，从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这就是你們的宣言。我再一次請第三国际的代表們注意。我对它的語言是否理解得正确？我們有宣言全文的英文本，我們对它作了研究，因此也自然产生了怀疑——如果你們认为我們不会这样做，那就未免太小看我們了。我們到这里来是一心要謀求合作，但也要直率地問一問你們：你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嗎？你們到这里来，是不是仅仅为了建立一个表面上的統一战綫，以便你們能够向欧洲的工人階級說，“我們是贊成統一战綫的”，而在你們向欧洲一般公众这样說的同时，你們却又告訴你們自己的組織說，“不要去操心什么統一战綫，除非它有助于削弱其他組織和加强我們自己。”朋友們，我可以坦白地、毫无保留地說，我心里是有怀疑的，

我希望能消除这种怀疑。如果你们能使它消除，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又为什么要演出这次会议的滑稽剧呢？

行动的前提

我希望你们想办法消除这种怀疑。最近几个月来，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许多新情况。在俄国，巨大的战略退却已经开始。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到来，我们很遗憾，你们使自己落进了不能不让它到来的处境。我们读了列宁的一些演说，并且研究了它们，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真正采取联合行动的开始，而我认为你们在星期天上午发表的宣言也意味着这一点。你们赞成为了统一战线本身而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目的来建立统一战线吗？当你们邀请我们到热那亚和你们举行会议的时候，打算取得的结果是什么呢？用一首苏格兰古老歌曲里的话来说，我们想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对于这个问题，拉狄克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沉默意味着你们无话可谈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拉狄克的态度以及他代表你们讲的话意味着第三国际的十二月宣言仍然有效呢？你们是否能够用绝对明确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怀疑问题。你们会问我们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我们：“请你们说一说，这同我们建议的联合行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第三国际的代表们，这同联合行动是大有关系的。假设那篇宣言仍然有效，我们如何能够同意举行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同意提出将由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呢？如果我们开始行动，而我们又感到每一个共产党人在行动中都在随时找机会暗算我们的话，那将是一种什么行动呢？你们必然明白，在你们对那篇宣言的意义作出解释以前，谈论什么联合行动，谈论什么在共同行动中通过的共同决议，那都是荒唐的。

关于格魯吉亞

还有一个重要問題。王德威尔得提出了边区国家的問題，特別提到了格魯吉亞。我不打算詳細談論格魯吉亞問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商量重大事务，看看将来是否有可能采取联合行动的。但是就格魯吉亞問題而言，涉及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敢說，即便是格魯吉亞罪大惡極，如果我們指定一个公正的委員會去調查，它也未必能证明你們是聖徒，就像你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因此，讓我們把这方面的問題姑且擱到一边。重要的事实是：格魯吉亞有一个社会党政府。主持政府的格魯吉亞的党是我們的支部，它的一名代表^①現在就坐在这个會議桌上。你們对它实行了武力鎮压。你們今天用武力保持着你們在那里的地位。我們說：在我們負責主持的政府重新建立起来以前，或者至少是，在撤消把原来的政府排挤出格魯吉亞的那种軍事占領、并让格魯吉亞人民有机会在你們和我們之間作出抉择以前，我們如何能共同行动呢？我要問一問你們，当討論到未来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我們的立場难道不是有常識的人所能采取的唯一立場嗎？我們向你們提出一个建議：派出一个代表各种社会主义傾向的委員會，让它有机会進行調查和提出一份報告。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就我們而言，如果派出这样一个委員會，它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致力於考察真象。我們要求進行公正的調查。

布尔什維克帝國主義

總而言之，拉狄克採取的立場和他所作答復的性質，很難使我們繼續探索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你們為你們在格魯吉亞的行動

^① 指策烈鐵里。——譯者注

所作的辯护不仅帶有軍国主义色彩，而且同協約国資本主义政府今天在爱尔兰、埃及和俄国本身的問題上所用的借口差不多。你們总不能在一个問題上采取資本帝国主义的軍国主义立場，在另一个問題上又采取社会主义同志——相信正义的人們的立場。而且，你們搞这套名堂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和那些曾經属于奥匈帝国被統治民族的人講話。你們完全明白，当你們在国际會議上和我們会面的时候，你們总要拿出你們那些关于民族主义問題的決議案。老国际最大的麻煩之一就在于，我們每一次开会都不得不解决这个或那个复杂的民族主义問題。你們在格魯吉亚和另外一些邻国实行的政策就是維持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只要这种精神还在工人階級当中占上风，我們就不可能有統一战綫。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經濟运动的統一战綫。我們根据过去的这种种經驗和摆在前面的种种困难，要求對我們的問題作出通情达理的答复。可是，拉狄克却开始向我們大談其某些英国軍官枪毙人犯的問題！但是拉狄克沒有告訴我們，布尔什維克怎样枪决了更多的人作为报复。严肃地讲，同志們，这种答复是在和这次會議开玩笑。

关于政治犯

王德威尔得要求答复的第三个問題是政治犯問題。那里的情況怎么样呢？你們把那些人关在監獄里，并且要审判他們。王德威尔得問道：“你們能不能把审判的性质告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呢？”拉狄克作答复的时候，提到了罗莎·卢森堡的名字，企图以此来打动我們的情感。罗莎·卢森堡打算做什么呢？罗莎·卢森堡打算把德国从她所认为的暴政統治下解放出来。（喊声〔拉狄克〕：你們同意嗎？）我很高兴拉狄克同意这种說法。你們監禁着的那些人又打算做什么呢？他們打算把俄国从他們所认为的暴政統治下解放

出来。你們說，这里的当权政府要为罗莎·卢森堡的被杀害負責。那你們自己为什么又要去干同样的事情呢？你們完全懂得，在你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政府基础之上再加一小块石头，并不能增添你們的力量，并不能使外界对你們多一分尊敬。相反地，如果你們在这个問題上慷慨一下，你們倒会上千倍地增加你們的力量和利益。你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們的立場是十分明确的，我再說一遍，拉狄克和他的朋友必須重視我們提出的这个問題。那些人是我們的同事。他們的代表出席了这次會議。你們既反对他們也反对我們。我們是有分歧的。可能是你們正确，也可能是我們正确。总之，在問題解决以前，我們都各持己見。但是你們能否想象，當我們的同志的生命正掌握在你們的手上、當他們仅仅由于是我們的同志而遭到迫害的时候，我們能够說这一切都可以撇开不管、我們可以坐下来討論共同行动問題嗎？何况我們對你們在这个問題上是否真心誠意也是不敢肯定的。你們的战略未免太高明了。你們的策略未免太聪敏了。

我們的建議是什么呢？我們的建議非常簡單，非常合理。我們說：“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他們。”拉狄克答复說：“这是对我們的法庭和我們的政府的侮辱。不許干涉！”請允許我承认，我在这一点上同意拉狄克的說法。我們提出了另一个建議。我們說：“按照司法程序去审判那些人，不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說，而且要讓我們看到你們真在这样做。”进一步讲，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国家本身感到滿意，它是不会受到全世界尊重的。我們對你們說：“由一个司法法庭来审判他們，并且允許他們有适当的辯护权。”我們建議你們允許王德威尔得亲自到你們那里負責为政治犯辯护。我們可以說，如果你們接受这一点，那些政治犯的本国同志也会同意这样做。我們向你們再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这个問題。

我在結束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能不提到拉狄克對待它的方式，一種令人相當難受的方式。它使我想到了，這是在開一種惡毒的玩笑，而不是嚴肅地對待一個問題或者是合理地答復一項要求。他說：“把巴伐利亞的政治犯交給我們，我們就把這些人交給你們。”我們決不願意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而且，巴伐利亞的政治犯也不是我們能夠隨意處置、想交給你們就能交給你們的。只要你們堅持說，“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政治性的、而不一定是司法性的審判”——我認為這是拉狄克所作答復的實質——在通向共同行動的道路上就存在着無法克服的障礙。你們提出被監禁的德國共產黨人的問題，我們覺得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你們說：“讓我們以人換人，用這個政治犯換那個政治犯。”我們就要回答說：“決不！”這不是解決問題時理當具有的心情。如果我們大家要合作，我們就必須呼吸同一種司法空氣；我們必須具有的是正義而不是做買賣；拿政治犯做買賣更是見不得人的買賣，我們甚至想都不願意去想它。

這就是我們的三個問題。我們再一次把它們提出來。我們要問：拉狄克的話是不是代表第三國際在這些問題上的最後意見？

對第三國際所提建議的批評

我不想談論關於共同的代表會議應當如何召開的實際建議。我想你們自己也必然會覺得，邀請愛瑪·戈爾德曼同岡普斯來一道開會是荒唐的。難道你們想讓這個會議變成斗熊場嗎？難道你們的政策是，你們召開一次會議是為了讓整個國際運動成為資本家的笑料嗎？當你們讓不可調和的各個派別公開爭吵一番、從而讓報界開心一個星期，當你們開了一次並不是建立統一戰綫、而是絕對可笑和完全愚蠢的滑稽劇的會議以後，你們是不是又打算把第三國際的宣言應用在我們這些努力促進聯合行動的人們的身

上、开始一个个譴責我們不該过份拘泥字面地体会了你們的話呢？不，这是办不到的，沒有誰会比第三国际本身的代表們更明白这一点了。我十分同意拉狄克所說的一点：所謂絕對信任是不可能有的。我也不要求有这种信任。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足够多的共同的东西，使我們能有采取共同行动的迴旋余地呢？我們不可能做到意見一致。我們的根本性分歧在程度上是否如此严重，以致看法一致的范围过于狭窄，因而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呢？是的，只要根本性的条件沒有得到滿足，情况就是这样。談論策略問題是沒有用的，我們必須研究巨大的原則問題——公平、自尊、和諧和合作的問題。我們在解决这些問題以后，才能够談一些正事。因此，我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你們宣讀一篇书面宣言，以便使大家对我們的立場不致有任何誤解：

第二国际的宣言

“我們原則上同意，根据維也納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和議程，召开一次目标有限的共同的代表會議。

“可是我們宣布，在召开这一會議以前，第三国际必須接受以下各項条件：

“一，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

二，从三个执行委員會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員會，对格魯吉亞以及其他处境相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調查，以求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之間达成協議。

“我們提出這項建議是旨在促进代表會議的召开，同时明确声明，我們历次通过的要求承认格魯吉亞人民有权在不受軍事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決議仍然有效。

“三，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由公正的法庭对那些受到刑事控告的人进行审判，并允許被告

有辯护权。”

策略和第三国际

在我看来，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或者是，如果能够就这些問題达成某种協議，共同的代表會議可以在夏季結束以前举行。（我在这里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我們能够就議程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維也納联合会已經向我們提出一个議程，第二国际也已經正式声明它接受这一議程。我还相信，我們可以就热那亚會議的結果通过意見一致的決議，从而使从事議會活动、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不同的政党有一个共同合作的目标。但是，当第三国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宣言里十分明确地表示，它打算用甜言蜜語拉攏我們、以便它可以更加致命地打击我們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同他們联合行动的。我不願意玩弄策略，利用欧洲的貧困和飢饉作为玩弄花招的条件。我不願意这样做。在目前这个时刻施展策略，通过玩弄花招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是最令人厌恶的。鉴于目前的情况，在这个會議上，不應該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分裂性的策略。我只想問一問你們：我們是不是打算采取联合行动？我們彼此之間是不是想要有“工作上的”信任？我們想不想消除那些使我們不可能彼此合作的东西？如果不打算这样做，就讓我們分道揚鑣吧。你們有你們的事情要做，我們也要做我們的事情。你們一定要繼續干下去，我們也一定要繼續干下去。我可以向你們保证，不論是单干还是联合，我們都要繼續行动。我們已經行动了，我們还要繼續行动。我們要加強我們的行动，使它在議會內外变得更加有效。時間和事态的演变一定会加强那些对世界作出最忠实貢獻的人們的力量。

塞拉蒂的发言

意大利社会党在这次會議上的地位是十分奇特的。我們不屬於三个国际中的任何一个，根据更加奇特的条件，我們在这里只是列席代表。你們允許我們作为列席代表，只是因为共同的代表會議据說有可能在热那亚或者羅馬召开，但是，这个拟議中的會議現在看来有了开不成的危險，这也就意味着我們的地位更加无法肯定，因此，如果我相当随便地談談自己的看法，还要請大家原諒。

我們为什么要举行这个會議呢？我們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法兰克福举行筹备會議呢？我們大家为什么从伦敦、維也納和莫斯科到这里来呢？这只是由于阿德勒同志的一种願望，一种非常高尚的願望——或者不如說，是环境迫使我們到这里来会面的。

我們的目的

一句話，这次會議是什么性质呢？是道义性的、实际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呢？我們到这里来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还是为了完成一項实际工作，也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国际行动呢？我认为对問題就应该这样提出。

我們到这里来肯定不是为了彼此进行审判。我們全都犯过許多錯誤。也許——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同志，如果你允許我这样說的話——法官比被告犯的錯誤还要多，因为法官是在同我們的敌人結成联盟的情况下犯了这些錯誤的。〔完全正确！〕被告犯錯誤則是由于革命，而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緣故。

关于斗争

实际情况如何呢？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把无产阶级已經摆脱掉

的負擔再一次加到他們的肩上。資產階級正在企圖把我們通過多年的鬥爭贏得的比較良好的處境重新取消。資產階級在一切國家都處於攻勢，不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在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如此，親愛的王德威爾得同志，在“民主”國家尤其如此。我完全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你們對目前的形勢不是怎樣深切關心的，因為無產階級運動在比利時的情況相當不錯。在最近幾次選舉中，甚至連共產黨人都投了你們的票；比利時的無產階級運動是統一的。因此我十分理解，你們要求團結的願望不會比我們強烈。英國也存在着同樣的情況。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的團結卻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這對我們來說是如此，對你們來說也是如此，因為每一個國家总是会感受到另一個國家的政治影響的。如果法國的無產階級繼續像現在已經開始的那樣分裂下去，用不了多久，比利時的無產階級也就會發生分裂；如果他們在德國繼續保持現有的狀況，資產階級就會得勢，社會民主黨人就不得不愈來愈厲害地壓榨德國工人來恢復資產階級經濟。情況就是這樣。對於在每一個國家都愈來愈囂張的反動勢力，難道你們就不感到擔憂嗎？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在你們參加了政府的比利時，民衛軍不是也正在愈來愈成爲一種威脅，資產階級不是也正在向工人進攻嗎？而你們是沒有力量抵抗這股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難道你們沒有看到，在另外一些國家，反動勢力也正在像戰前一樣囂張地組織起來嗎？

道 德 和 政 治

如果情況是這樣，就沒有人能夠否認無產階級——不論他們是屬於倫敦、維也納或者莫斯科——必須建立統一戰綫，必須重新組織自己的力量。你們對於建立統一戰綫的這個建議是如何答復的呢？你們是以一個道德問題作答復的。我今天上午很感興趣地

听了麦克唐納同志的讲话，但我听了以后不禁要問自己，我們这里究竟是道德家在开会，还是政治家在开会。我知道你們一定会說，道德和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說这种話不过是在蠱惑人心。当你們投入战争——我們所反对的战争——的时候，你們接受了克里孟梭的格言，“我是在进行战争”，这意味着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因此，有你們参加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就以說謊、暴力和恐怖来对付无产阶级。而現在你們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布尔什維克提出道德問題！

呵！你們說什么“給各族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可是，就在你們参加政府的时候，就在你們掌权的时候，罗格尔·凱斯曼特爵士被判处了死刑。今天，他已經被认为是爱尔兰民族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当你們正在进行战争的时候，說謊成了一件高貴的行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战争必須进行下去！

你們一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捧上了天。但是我們不能想像，法国大革命怎么能沒有断头台、沒有恐怖。

我所以提起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你們和我們大家都必須考虑它們。假設处境对調一下，假設你們陷进了俄国同志所处的困境，或許你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当我們完全成了环境的奴隶的时候，是不可能扮演起訴人这个角色的。我們不能够让历史听命于我們，我們只能够听命于历史。現在，讓我們来看看，你們向布尔什維克同志們提出的三个条件是什么东西？你們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企图把这些条件强加給他們？

第二国际的条件

如果俄国革命的基础十分巩固，你們提出这些条件或許就是正确的，你們或許就有理由发出警告說：不許濫用权力！然而，你們却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提出这些条件的。今天，国际资产阶级

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正在试图用更恶毒的办法来扑灭革命，在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保卫革命，〔喊声〕在必要时甚至要不惜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反对我们自己。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犯了哪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削弱他们反对敌人——那也是我们的敌人——的阵线。你们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因而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处境。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三个条件。我想，你们首先谈到的是国内自由，也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是否有可能来研究这个条件呢？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会同意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正在不自觉地削弱一支并非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想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事情。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最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你们布尔什维克，你们孟什维克，你们社会革命党人，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点正在变得有可能实现，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责任就不是提出条件，不是把一种局面强加于人。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谅解对方，力求避免使讨论带有敌对的情绪；不是去加深伤口，而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促使它们愈合。我们怎样才能使伤口愈合呢？

关于政治犯

一个月以前，社会革命党人给我们打来了一份电报说：“除非国际立即尽到责任，否则，被监禁在布特尔基的政治犯就要在代表会议举行以前被处死。”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真打算把这些人全都处决。〔笑声〕

我们应当努力向他们说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要硬把不合适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其实还不止于

此。你們沒有提到“契卡”，可是在這間屋子里似乎就有某種“契卡”精神，可以說我們這裡就有幾個這樣的例子。革命總是要使用它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革命不能像一個溫文爾雅的女士在撒滿花瓣的道路上一步三搖，它要做它能夠做和必須做的事。但還存在着另外一個事實：列寧在你們提出你們的第一個條件以前，就已經在一篇演說中宣布，“契卡”的工作方法將要改變。〔阿·布·拉·莫·維·奇喊叫：改變契卡的名稱！〕而你們也並不打算毒化氣氛。因此我相信，會議將會取得超出預料的成果。這並不取決於布爾什維克的意志，他們必須服從環境提出的需要。如果他們已經真的在放棄受到你們指責的那些做法，如果列寧已經真的認識到必須改變國內的局勢，如果他們已經真的開始在這方面採取措施，那麼，從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的政治利益來講，難道我們不應該盡一切可能幫助他們回到他們過去的道路上，或者是促使他們走上我們的道路嗎？我認為第二種方法最可取。

關於格魯吉亞

讓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條件。它涉及格魯吉亞的自由問題。請記住，親愛的王德威爾得同志，當世界上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者想制止戰爭、想使各民族得到和平、並為了取得這種和平而提出一個並非他們自己的思想——一個本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發出的團結號召的思想、也就是各民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身命運這一思想的時候，你們當時是怎樣說的呢？你們說：“我們要抵制它！”你們竭力抵制過齊美爾瓦爾得會議。但在今天，當問題牽涉到格魯吉亞、牽涉到其社會黨是屬於倫敦國際的一個民族的時候，你們卻又大談“給各民族人民以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了。我們可以討論這句口號；這並不完全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口號。例如，我認為要求分裂，要求穩定疆界而不是取消疆界，希望像協約國嘗試過的那樣建立一種從芬

兰到費薩尔統治地区的“防疫綫”，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为帝国主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格魯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和近东其他所有国家的問題，我們以前也都遇到过。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早就了解这些問題，并且早就看到过，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某个时刻，少数民族怎样会成为国际資本手上完全用来为資产階級而不是为无产階級的利益服务的工具。格魯吉亚今天的处境如何呢？格魯吉亚不久以前的处境又如何呢？一切調查委員會都是按照人为的条件組織起来的，都不可能做到公平地判断事物；难道你們以为，通过这样一种調查委員會的活动，就有可能解决一个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的老問題嗎？为什么单单派調查委員會到格魯吉亚去，而不到——譬如說——上西里西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刚果这些地方去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格魯吉亚社会党有一名代表在你們的伦敦国际里面嗎？

这不是充足的理由！不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控制的国家，遭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或者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府的軍事入侵，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問題。

团 結 問 題

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是，我們显然不可能在两星期內解决这样一个問題。我們应当考虑我們的国际政治行动，这种行动只有在我們达成某种協議以后才能够展开。如果我們今天就結束會議，如果我們沒有达成任何協議就各自分手，有的人回伦敦，有的人回維也納，有的人回莫斯科，格魯吉亚和其他一切地方的爭執仍然会繼續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一道留下来，开始謀求团結，这种团結就会使我們不仅有可能解决格魯吉亚問題，而且有可能

解决其他一切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权下解决的问题。〔热烈表示赞同〕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对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应该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代表会议可以选出一个联合委员会，使它负责消除各个支部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必须为国际运动的利益服务。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各个国家的问题，而应该结合整个国际局势来研究它们。

成立支部的策略

现在来研究一下第三个问题。你们问共产党人：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想用成立支部的策略来毒害我们吗？我不是那种经常吃少量毒药因而有了抗毒能力的人，我不是毒不死的。但是我认为，一个强大而健康的运动却不需要害怕毒药。我们要想办法战胜它。也许我们不会成功。主要的问题是懂得如何对待它。你们，比利时同志们，你们就不害怕另一种毒药吗？我这样想过：当问题涉及到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你们是否注意过防备资产阶级的毒药，就像你们要竭力防备革命的毒药一样呢？没有！你们那时候只是说：“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保卫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让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吧！”盖得，还有你，王德威尔得（保尔·福尔：还有加香！）对，还有加香，我也正要提到。你们当时并没有考虑你们会不会被毒害。你们吃下了毒药。你们现在还在受它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要隔多久才会感觉到它的后果。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同志也没有绝对的权利谴责你们过去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的队伍里同样有人喝了毒酒；这些人喝下了很多，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所谓成立支部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某种我们大家都在做着的事情。当我们要把那些和我们自己意见一致的同志组织起来，以便在一般形势下进行某种特殊的宣传工作的时候，我们全都会使用这种策略。诚然，布尔什维克们时常以一种非常恶

意的方式做这类事情。(有人喊：你自己也精通这种手法!)我不否认。我在这里既是当法官，也是当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成立支部的策略就要比我们处于团结状态的时候更流行。我相信，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保卫他们的事业、当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也正在努力保卫革命本身的时候，也就不再有成立支部的策略了。布尔什维克是懂得如何巧妙地处理政治问题的。在最痛苦、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在孤军奋战之中表现出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只培养了政客，无产阶级却造就了真正的政治家。这些人将会懂得，他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和两年前不同。他们理当知道，如果我们实现了团结，这种团结就会有助于保卫俄国革命。难道他们会希望这个革命被摧毁吗？不，他们是希望生存下去的，即便是借助于你们所说的“奸诈的权术”也在所不计。而为了生存，他们必然要留在统一战线里，并且以兄弟般的精神留在那里，因为考虑到国际局势，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出路。

意大利党的观点

同志们，我想我已经简单地谈过了为解释我们的观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而不得不说的话。我必须补充说，这是全体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观点，他们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项由特雷维斯和我本人起草的有关决议。

最后再说几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次会议开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目标，这将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得救。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或许就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将长期压倒工人国际。在大战开始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战争将会摧毁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犯了种种错误，社会主义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准备展开共同的实际行动。全

世界都在期望着这种行动。你们大家都同意，必须保卫俄国革命，必须同世界反动势力作斗争；必须修改或废除给各国无产阶级带来沉重负担的那个臭名远扬的凡尔赛和约。我们必须预见到和设法防止正在酝酿着的新战争的危險。而我认为，在这种实际行动中，首先需要取得一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不管听起来显得多么矛盾，你们的处境实际上却是非常相似的。你们都需要保卫自己的地位。资本主义正企图入侵俄国，同时，社会民主党同志们，它也正在爬到你们的头上，企图用你们的声誉做幌子，在德国实行它那种把一切战争负担都转嫁给无产阶级的政策。亲爱的同志们，如果我们想展开这种实际行动，想让国际无产阶级感觉到我们认清了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我们就不能在沒有达成一项協議的情况下草草結束这次會議。

星期二，1922年4月4日

下午的會議(下午4点15分)

主席：弗列德里希·阿德勒(奥地利)

奥托·鮑威尔的发言

奥托·鮑威尔(奥地利)：我們在这次會議上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不幸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三支队伍汇合起来，使他們能够再一次齐心协力地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且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击败敌人。

关于塞拉蒂的发言

塞拉蒂同志今天上午要我們把这个問題完全看成是战略問題，在我們的討論中把一切道义考虑都束諸高閣。我必須坦率地讲，我在这一点上不完全同意塞拉蒂的看法。三支队伍之間的合作是必須取决于某些道德条件的。我同意麦克唐納的看法：除非我們逐漸学会了在这三支队伍中重新喚起同志情誼和休戚相关的感情，使人們願意为工人階級的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的党的利益，否則我們就肯定不能夠建立真正的、巩固的和有效的統一战綫，因为在沒有那种精神的情况下，我們不可能指望进行一場真正統一的无产阶级階級斗争。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我們要实现共同行动，我們面临的真正任务就必須是逐步消灭三个組織之間的竞争，而代之以真正的战友关系。因此我同意麦克唐納所說的，我們还必须研究合作的道德条件。

关于第二国际的条件

但是，同志們，我并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因为我认为，对这些道德条件还必须以更广泛的形式作进一步研究，而第二国际的同志在这次會議上提出的条件却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其次，我认为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的方式和第二国际的同志提出的方式也是迥然不同的。

道德条件

首先，让我談談第一点，也就是道德条件本身。在我看来，他們要求参加这次會議的一切組織都必须尊重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以此作为合作的一个条件，这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們对格魯吉亚共和国自决权利的被侵犯感到不滿，认为这一点是进行合作

的障碍。塞拉蒂同志带着有些怀疑的口吻談到了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我們日尔曼奥地利人，曾經由于我們的資產階級打算統治其他民族和侵犯別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而遭受过苦难，我們絕對支持这一原則，我們甚至认为，在各族人民的解放方面，即便是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就，那也是在历史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它在目前可能被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格魯吉亞

单是根据这些理由，就可以看出我們和第二国际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是沒有分歧意見的。我还要进一步談談这个問題。从1914年以来，这个原則已經多次被侵犯。我們知道战争是如何在奥匈帝国企图侵犯它的情况下开始的，我們知道奥匈帝国和德国通过臭名远揚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約和布加勒斯特条約如何树立了侵犯它的榜样，我們也知道战胜国在战后又是如何通过关于东方的里加条約、关于西方的凡尔賽条約、特里亚农和約、色弗尔和約和圣日尔曼和約效法了这种榜样。可是，我們承认，格魯吉亞問題和所有这一切例子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为在这里，要为发生的事件負責的双方都是无产階級和社会主义政党，因为这一次执行軍事占領的是一支打着紅旗的軍隊，因为現在每当无产階級对帝国主义的殘暴行为提出抗議的时候，人家就会輕蔑地提起格魯吉亞作为答复。（第二国际和維也納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

其他事例

所以，我已經进一步談到，格魯吉亞問題和侵犯民族自决权的其他事例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类問題。但是，不管这一点是多么真实，第二国际的同志們，你們难道能够严肃地否认，在从1918年以

來我們經歷過的每一個侵犯民族自決權的事例當中，你們過去所參加的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現在仍然置身於其中的社會主義政黨不也同樣負有責任嗎？（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確！”）我們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事例。目前，這個原則在小國身上被侵犯，在大國身上也被侵犯，而且人們還打算繼續這樣做。同志們，如果說尊重民族自決是建立無產階級和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統一戰綫的一個道德條件（我承認這一點），那麼它肯定適用於格魯吉亞。但它也適用於另外許多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一些有社會主義政黨參加的政府侵犯了民族自決原則，而這些社會主義政黨却是你們，第二國際同志們的支部。（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喊道：“非常正確！”）

關於政治犯

對於我們所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即政治犯問題，我也抱類似看法。第二國際的同志們，你們不要以為我們不像你們那樣關心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的處境。在這張桌子上就坐着剛從蘇俄政府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我們非常清楚俄國社會民主黨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們遭受了哪些迫害。而我們認為，在俄國不給予一切無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政黨以合法地位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同無產階級統一戰綫的思想不相容的。但是，同志們，這又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而不仅仅是俄國的問題。我不想談共產黨人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這些地方遭受到的駭人聽聞的迫害。可以認為社會主義政黨對這些迫害不負有責任，因為那里的社會主義政黨沒有力量來制止它們。但是，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另外一些地方，在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非常強大的國家，也有類似的政治犯。我們不得不承認，蘇俄政策中最難以令人理解的現象之一是，正當他們的黨提出了統一戰綫口號的時候，他們却開始準備對四年前，也就是在公開進行內戰這種完全不同的

环境下做出的事情提起刑事訴訟，虽然他們必然知道这会給建立无产阶级的統一战綫带来什么困难。但是，如果說我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也要提醒你們，在经历了革命阶段的另外一些国家今天也同样监禁着若干革命战士、工人和优秀的同志，而构成他們罪状的也同样是他們在一个公开进行內战的时期做出的事情。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动員整个力量来爭取赦免他們。

这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是可能实现道德条件的方式。我們完全同意第二国际同志們的下列要求：恢复格魯吉亚的自决权利；恢复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进行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全部自由。这些要求肯定是建立統一战綫的道德条件。但是，你們如何来实现这些条件呢？难道是由你們先提出条件，然后指望別的党来接受它們嗎？

行动先于保证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統一战綫一定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特别是道德条件一定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不管他們在政治信念上有什么分歧，让群众先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吧！然后，我相信在这种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战场上，同志情誼和休戚相关的感情就会发展起来，直到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不会容許自己反对实现这些道德条件。（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当这样做的可能性还存在的时候，让无产阶级展开共同的斗争吧！在这以后，我相信，一切地方的无产阶级就会要求在一切地方都有进行共同斗争的可能性，而不管他們的党組織看法如何。

資本主义的猖狂

我們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些条件的呢？我們都知道——我毋

需細說这一事实——世界无产阶级今天的处境。我們都知道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展开的巨大攻势，我們在它刚刚同英国的机械工进行过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看到了这种攻势，我們在其他一切国家也都能看到这种攻势。在一切地方，我們都看到帝国主义制度在扰乱全世界的经济。肯定地讲，同志們，我們国际工人联合会认为，在奥地利外交家、匈牙利貴族和普魯士容克地主于1914年犯下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以后，法国和比利时完全有权利要求对它們遭受到的惨重破坏給予赔偿。但是，同志們，我們也看到資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如何濫用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种权利。这种政策正企图把整个中欧变为奴隶市場，其目的是要把別国的无产阶级赶出工业，然后不仅利用这种失业現象来压低工資，而且利用它向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进攻，把无产阶级通过他們的工会贏得的一切成果全都夺回去。而且我們看到，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何在沒有防御力量的小国支持反动势力。目前，正如我們每天都在看到的那樣，軍事上的战胜国正在以它們的全部軍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保护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目前，正如我們在奥地利看得十分清楚的那樣，这些战胜国正在千方百計地把最后一件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手上夺下来，同时，它們在匈牙利却违反特里亚农和約的一切裁軍决定，把武器交給霍尔蒂的白卫軍和馬扎尔法西斯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要是还在条件問題上爭吵，你們怎么能认为我們的同志，在欧洲刚刚建立的新巴尔干国家的劳动群众会諒解我們呢？

面临着这些情况，并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准备举行热那亚會議的时候，我們开始了我們的討論。以往的历史清楚地告訴我們，这些政府連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都不会給予世界，对它們來說，复兴经济的任务只是一种可趁之机，使欧洲大国得以进行迄今只有突尼斯的土耳其統治者才可能設想出来的那种阴谋活动。

采取行动是有可能的

我們是在面临着这些情况的一个时刻进行磋商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离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只能对世界无产阶级说，由于一方硬性提出的条件遭到了另一方的拒绝，所以我们没有能达成谅解，那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事。这样一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就会让各国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同时也就鼓励在热那亚开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奉行它们的政策。（維也納和莫斯科的代表鼓掌）我們认为，我們在这里筹划的共同的代表会议必須尽快召开。此外我們还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前向无产阶级发出共同的呼吁，要求他們在对待热那亚会议的問題上表明他們的共同意志。（莫斯科的代表喊道：“完全正确！”）我相信，不管我們在条件問題上可能有多大分歧，我們仍然可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通过共同的決議，針对着資本的阴谋表明我們的看法。

这就是我們大家看来都需要的东西。我現在希望向双方呼吁，不要使这种行动成为不可能。我还要向第二国际的同志们呼吁。不要向共产党人要什么。那是很快就可能改变的。在莫斯科，他們每一天都在改变立場。〔完全正确!〕猜测我們的同志要的是什么是沒有用处的，不管这样做可能多么有趣。問問他們究竟打算做什么吧。这才是重要的东西。〔完全正确!〕我可以肯定，不管在莫斯科策划了哪些花招，拉狄克是决不会告訴你們的。但是，这也并没什么关系。我深信，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他們那种可怕的貧困、防御資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以及苏維埃共和国的悲惨处境，一定会迫使共产国际放弃他們打算玩弄的任何花招和履行你們的条件。我相信，行动自然会迫使人們服从它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好极了!〕关于共产国际，我还没有幼稚到会以为，由于是我这个人发出了呼吁，他們才看重这个呼吁的。我是一个叛徒，我今天

看到报上这样說，是被派到这里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就是他們讲话的方式，我們早就听惯了这一套，所以并不会生气。〔好极了！〕我本人、我所代表的党、乃至国际工人联合会說的話，他們都是不会听的；但是，他們十分明白，当我呼吁他們創造必要条件的时候，我只是表达了千百万各国工人的願望。因此請允許我說：你們不要为你們的处境感到惊詫。你們使用的斗争方法——主要是你們反对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方法，而不是你們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就足够清楚地表明了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同志們，你們可沒有为我們建立統一战綫提供很順利的环境啊。你們在这里也許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們仔細想一想的話，你們是无法否认它的。

第二国际的条件

我认为第二国际提出的条件是任何人也不能认真反对的。对于調查格魯吉亞問題的決定是否能产生积极成果这一点，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不认为我們能反对由各个支部提出文件供我們共同进行調查的建議。〔完全正确！〕我不能够判断——我不懂俄国的司法制度——王德威尔得是否可以作为辯护律师出席莫斯科的法庭，〔笑声〕但是我觉得，如果审判必須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进行，那也不見得就侵犯了你們（轉向共产党代表）的权利。我认为，如果我們向第二国际的同志們发出了呼吁，請他們不要对你們下最后通牒，我們也必須向你們发出呼吁，請你們用行为表明你們願意把阶级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喝采声！〕

維也納联合会的立場

最后，我代表維也納联合会另外要說的只有这样一点：我們仍然保持我們一直采取的立場，我們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共同的代

表會議，并认为在召开这样一次會議以前，最好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共同行动的实际目标。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向双方呼吁。不論是哪一方，只要认为我們可以帮助起調解作用，我們都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就我們自己來說，我們认为，当前无产階級的需要要求我們大家都作出牺牲。我們相信，向共同的国际行动迈出的第一步，不論它是多么縮手縮脚和多么犹豫，都要比关于綱領和方法的任何空談宝貴一百倍。〔热烈鼓掌〕

卡尔·拉狄克的发言

我的答复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答复腊姆齐·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另一部分是答复第二国际的正式宣言，因为宣言同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并不一致。腊姆齐·麦克唐納同志的发言促使我打算詳細地談一談。首先是因为有可能在不会造成恶感的情况下同腊姆齐·麦克唐納达成諒解；麦克唐納的絕對坦率和坚定信念为平心靜气的討論开辟了道路。

凡尔賽和約問題

麦克唐納的講話不是无产階級悲剧中的而是无产階級悲喜剧中的一个片段。当王德威尔得发言的时候，我們听到了巴黎的回声。他怀疑凡尔賽和約問題是否應該被列入議程，因为那样做会有利于司丁尼斯，我們并且从第二国际的宣言中看到，他們坚持維也納联合会邀請书中提出的議程，这也意味着他們反对把凡尔賽和約問題包括进去。我們倒非常想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据說他們是属于第二国际的，我很遺憾将不能在这里听到他們的宣言——是否同意，在将要討論包括德国无产階級在內的国

际无产阶级处境的代表会议上，像凡尔赛和约的赔款负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应该从议程中取消。（维尔斯：在我們的国际里，我們已經多次討論过凡尔赛和约問題。）因为维尔斯已經多次討論过它，我想他对于热那亚会议也就没有什么可說的了。（维尔斯：那是你的邏輯。）現在同你討論是沒有用处的，不会得出什么結果。我們以后要公开討論這個問題。

腊姆齐·麦克唐納的指責

現在談談腊姆齐·麦克唐納。麦克唐納以他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所特有的那种坚定信念，對我們提出了种种指責，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自觉地体现了劳合一乔治的綱領。麦克唐納提出的一切指責，都反映了自由的英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給予弱小民族以自由。整个世界上只有苏俄是一只貪婪的狼，在吞食着弱小民族。腊姆齐·麦克唐納同志！我要提醒你注意几件事实。你是独立工党的党员，这个党的代表坐在这里的維也納国际代表席上，但你在这里却是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发言的。

英国和弱小国家

我可以提醒你，英国工党对爱尔兰的独立提出了什么条件嗎？他們提出了爱尔兰海岸中立化的条件，使它永远不会被用来作为进攻英帝国主义的海上基地。我可以提醒你，你作为其代表发言的党不是只主张印度自治而不主张印度独立嗎？我們提出这些事实不仅是为了說明真相，而且特别是因为在这里有英国报界各派的代表。如果情况是这样，請允許我對你們說：“你們所主张的是你們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是你們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在四百年英帝国主义历史的压力下养成的那种自由观念。”因此，麦克唐納的发言虽然充滿了我們在战时听够了的、并且

成了英帝国主义杀人利器一部分的那些美丽词句，它却忽略了一个小问题。他忘记了关于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他来说，存在着的只有英国。英国总是站在弱小民族一边，除非是已经征服了它们。〔笑声〕而另一方面却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并吞了无辜而可怜的格鲁吉亚，并且还并吞了另外一些国家。这些就是边区国家——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它们在德语里叫做 Randstaaten。当德帝国主义打败沙皇俄国的时候，它“解放”了弱小民族，也就是边区国家。当时英国反对这种政策。英国要替俄国保卫里加，并且真地在波兰保卫了俄国的权利。现在，在沙皇倒台和工人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和一部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捍卫起边区国家的事业来了。同志们，在边区国家的问题上是有着分歧意见的，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它的客观意义：它意味着英国应该控制里加和巴统这两个进入俄国的门户。这就是腊姆齐·麦克唐纳要把它们放进一句社会主义口号里去的边区国家的历史。只要问一问麦克唐纳这样一个问题就够了：你在战前是第二国际的一员，请问“在战前的沙皇时代，第二国际为什么从来没有要求让格鲁吉亚独立呢？或者是要求让乌克兰独立呢？当这个原则在战前遭到蹂躏的时候，你们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格鲁吉亚

我还要更深究一步，问问腊姆齐·麦克唐纳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可尊敬的代表，你们是不是知道格鲁吉亚自由问题的历史？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目前维护这种自由的是被我们推翻了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这个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在1917年10月以前主张过格鲁吉亚独立，他们全都是大俄罗斯爱国主义者。策烈铁里——他从发言人名单上勾掉了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以后再抬高他的大炮——曾经如此卖力地为保卫大俄罗斯而斗争，以致

他1918年在克伦斯基政府里以部长的身份参加了1918年的討伐，而且他是俄罗斯苏維埃中央委员会里投票贊成对士兵实行死刑制度的唯一委員，〔听！听！〕因为他认为这对保卫大俄罗斯來說是必不可缺的。如果馬尔托夫站起来譴責我們实行死刑制度，我会記得，当你策烈铁里投票贊成在前綫上实行死刑制度的时候，馬尔托夫曾經属于反对它的人之列。因此，从道义的观点来看，他有权利在这些問題上发言，而策烈铁里先生和另外一些人則肯定沒有权利。此外，你們这些人，这些当問題涉及到攻击工人共和国的时候就一个个站出来維護格魯吉亞独立地位的人，你們利用你們的独立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們打算用铁和血来絕灭布尔什維克。我可以向你們讀一份声明，这是你們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在一次同南部白卫軍代表举行的會議上向阿历克塞耶夫將軍发表的声明。声明說：“我們在自己的国家里鎮压了布尔什維克，我們庇护了你們的白軍軍官。”如果你們怀疑这份声明，我們这里还有一批我們在占領梯弗里斯的时候繳获的你們的政府文件。（喊声：是秘密文件嗎？）是的，它們是秘密文件。

那么，这个所謂独立又是什么情形呢？应格魯吉亞政府的邀請，著名的格魯吉亞的德国“救星”馮·克雷斯將軍光临了。我理解你們在对待土耳其匪帮問題上的痛苦处境。但是，这并不等于說格魯吉亞是独立的。当你們邀請德国軍隊的时候，你們說：“我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孤立无援”——于是你們和德国政府联合起来。你們出去欢迎德国軍隊，并且和德国軍官一道向这些救兵、向德国帝国主义高呼万岁。以后，德国人消失了，出現了湯姆遜將軍，随他而來的是聰敏得多、隱蔽得多的英国占領。他們把他們的大炮和軍隊留在巴統。关于你們的統治者，我可以向你們讀一段你們党的領導人朱加里写的一段話。朱加里在他那本有你們的外交部长葛契高里作序的书里說道：“湯姆遜將軍下令，社会民主党和政府

必須把紅旗从政府大厦上降落下来。”〔听！听！〕朱加里接着談到他反对这样做，他說：“我的党抛弃了紅旗（这是他的原話），我反对党的决定。”当时，格魯吉亚是弱小的。格魯吉亚无法保持中立，你們的政府领导人紹尔达尼亚了解这一点，并且在一篇讲演里說（我手头有这篇讲演的全文）：“我們无法保持中立，如果我們必須在东方的狂热和西方的文明之間作选择的話，我們决定选择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确实是很不錯的，策烈铁里同志。但是，不仅像梯弗里斯民主这类漂亮玩艺属于西方文明，而且英国还认为巴庫的石油井是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这些石油井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不仅有英国海軍部做后台的石油公司是这样，英国政府也是这样。你們非常明白，汽油問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問題，不仅对小小的格魯吉亚來說是如此，而且对大俄罗斯人和俄国工人階級來說也是如此。刚才有一位維也納国际的同志对我喊道：多漂亮的汽油共产主义！（阿布拉莫維奇：不錯，汽油共产主义！）如果阿布拉莫維奇公民实行社会主义，他可以用不着汽油嗎？（笑声）阿布拉莫維奇公民也許会用他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憤怒和热情来当做燃料和动力吧。（哄堂大笑）可是，我們这些可怜虫还没有学会不用汽油。（阿布拉莫維奇：所以你們就去搶劫它！）你，尊敬的阿布拉莫維奇同志，你們的党曾經打算通过一个資產階級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或許是一种比无产階級专政更好的方法。不管怎么說，看来格魯吉亚人要求独立是最近才有的事。

俄 国 革 命

只有在我們想一想目前存在着一种什么样子的世界局势的时候，我們才能够平心靜气地和通情达理地討論所有这一切問題。俄国革命的第一陣浪潮造成了俄国的革命国家。你們說，这不是一个工人国家。阿姆斯特丹呼吁书却說过：如果苏俄崩潰了，反动的

资本主义世界就将赢得一次战胜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即便我们不能为实行社会主义做任何事情，而只能防止俄国落到白卫分子手上，即便我们只能把俄国人民变成可以在将来生产粮食的农民，但是，如果他们有了和平，如果我们的朋友托姆·肖能够制止英国的炮舰封锁欧洲的革命——那么，我说，只要存在着这两种可能性，保卫俄国人民的生存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句话了。（喝采声）我理解维也纳国际的处境。它坐在我们和第二国际之间，它要为共同的代表会议忠实地服务，力求像上帝那样讲话，像正义之神那样持平论断——我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不打算取笑他们。但是，如果你想证明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就先要弄清楚它。你们是否认识到这个国家是第一阵革命浪潮的产物，你们是否了解它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今后的斗争具有的意义呢？只有认识这一点，你们才会理解这个国家，理解它的国内政策、它同外界的关系和它所走的曲折道路。我们是不是促进了并且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呢？这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好心肠的腊姆齐·麦克唐纳带来了一大箱子教友会和英国自由党人的小册子，同时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伪装，我们并不因此就失去对他的尊敬，但是我们要指出：“你是那个统治着全世界、甚至想让德国相信它是德国保护者的英帝国主义的工具。”

关于谅解

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我们的世界观问题达成谅解。西方的无产阶级只有到他们自己也逼不得已地起来革命并且因此而受到形势逼迫的时候，才会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打算通过宣传使你们相信，并非每一种自称为民族自决权的東西都是真正的民族自决权。我们

不指望用宣传来消除存在于我們之間的鴻沟。最近一年来，欧洲的情况已經变得非常明显。我們看到，革命的第一陣浪潮已經过去了，第二陣浪潮还没有涌现。工人阶级暂时处于守势。維也納工人联合会建議召开的共同的代表會議不應該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休，因此，我們在这里不願意多談這些分歧，這些不可能求得一致的分歧，以便找到能够取得一致意見的共同点。

我再說一遍：当我向王德威尔得說“只有怀疑，沒有信任”的时候，我这样說并不是为了論战，而是由于我們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好是知道自己的立場。我們不信任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我們无法假装出这种信任。但是，尽管如此，我們仍然說：“这不是一个我們彼此是否信任的問題；工人們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而我們表示：讓我們大家开始这种斗争吧！”

关于誠意

腊姆齐·麦克唐納今天問我們：你們贊成建立統一战綫嗎？你們有誠意嗎？他其实用不着問這些問題。他應該考虑到，如果他認為我們只是在玩弄花招来扩展势力，我們必然会贊成建立統一战綫。因为只要你們不願意斗争，我們的势力就会扩大。但是，如果他認為第二国际願意斗争，这就会破坏我們的花招。怎样做到呢？通过斗争，通过加强工人运动。然而，即便是这样，我們也等于取得了胜利，因为工人到那时将能够更有力地和資本作斗争。你們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但是不要告訴我們說我們不願意斗争。誠意并不在于我們把我們說过的关于你們的話全都忘掉，并不在于我們不和你們作斗争。誠意在于无产阶级当前存在着的需要。問題只是这样：难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的斗争是要反对我們所有在座的人嗎？是要反对任何一个执行委员会嗎？我宁願认为，当前的这种需要正在使一切依附于无产阶级的政党都同意让

无产階級联合起来。如果能避免工人階級內部的鬩牆之爭，沒有人會比我們更感到高兴。分裂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現在談談具体条件。我宣布：我們召开一次共同的代表會議是为了規定我們應該如何对待工人階級的需要和自卫斗争。你們沒有就這場反对資本的斗争提出問題和条件。你們反而對我們提出了条件。如果你們认为你們可以提出条件，那你們就錯了。但是我要對你們坦率地說：在沒有一个党对另一个党提出条件的情况下，我們願意作一番努力，看看我們是否可以在有可能解决的一些最起碼的問題上达成協議。

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

我要一一答复你們提出的要求。首先是放弃成立支部的策略問題。我最初还以为这是对莫阿比特支部或者鮑蒂尔基支部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絕的問題。（笑声）我們十分乐意討論這個問題。可是，这是一个关于其他支部的問題，而且，特別由于英国党的代表不喜欢研究其他党的文件，他們把这些支部看成了某种动物，或者是会毒害第二国际的瓦斯。

什么是成立支部的策略呢？我們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过我們对工会問題的看法。我們宣布反对加剧工会中的分裂。这导致我們的一部分同志退出了共产国际。所謂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脱离了共产国际，因为他們提出的口号是：“分裂旧工会，建立新工会！”但是我們要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要我們放弃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我們將断然回答，“决对办不到！”你們的改良主义策略已經使英国的工会糟到了这种地步，以致英国工会的一名成員这样写道：“英国工会已經完全垮了，在精神上也垮了。”只要我們活一天，我們就要同工会中的改良主义斗争一天。由于有

这种斗争，你们就说我们在建立支部。我要问一问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的工会里面，在进行竞选的时候，你们不是也提出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反对分裂工会，并不是因为对你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们深知这种策略将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我认为，关于成立支部的策略问题，这就是我应当在这里提出的解释。

我也许还可以指出另一点。腊姆齐·麦克唐纳是一个讲民主的人，托姆·肖也肯定是这样。（托姆·肖：当然！）因为他们都是正人君子 and 讲民主的，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①。（笑声）现在我要问你，可尊敬的托姆·肖同志，在仍然是民主性政党机构的英国工会里，你作为一个同志怎么敢要求不让其中的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思想进行斗争呢？如果他们打算把炸弹放到你们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那我就要同情你们，就不会要求让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了。但是，当问题只是在工会内部进行自由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派别在他们的同志当中维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如果他们服从工会的纪律，并且在工会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团结精神，那么，你们这些讲民主的人怎么有勇气要求禁止他们，而且单单是禁止他们这样做呢？你们怎么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呢？你们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当问题涉及到用它来反对革命工人的时候，“自由”可以像一个蜡鼻子一样被随意歪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这种手法是肯定行不通的。

① 拉狄克的这句俏皮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大帝》。剧中，安东尼指责布鲁图斯不应该刺杀凯撒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演说，在好几段话里，他都是先说出布鲁图斯的罪状，然后加一句“可是，布鲁图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以揭露布鲁图斯言行不符。——译者注

关于格魯吉亞問題

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中指定一个委员会，調查格魯吉亞以及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的问题，以便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中达成协议。我們同意这个条件。这其实是一个不成其为条件的条件，因为我在听到它以前，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就提到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文件。我只是想問一問，在“相似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調查英国工党对待埃及問題、爱尔兰問題和印度問題的态度。如果你們建議設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反对第一个革命国家，如果你們要求成立特别的法庭和特别的委员会来干涉俄国的內政，同时却没有勇气迫使你們的政府把戴尔將軍这样一个杀人犯拘禁起来，我就要說：麦克唐納同志，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这是第三遍說这句话了），但是，我們对人的天真相信的程度毕竟有个界限，請不要逼人太甚吧！

关于政治犯

現在談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我們保证让那些以刑事罪被起訴的人有权辯护并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受审判。我們是非常野蛮的，但是被告有权利选择他們所欢迎的辯护人。我听到王德威尔得公民願意到莫斯科的革命法庭上为他們辯护。我知道他有这种意願是出于高尚的感情。他是凡尔賽一个协約国政府的成員，这个政府对我们发动了进攻，虽然我們已經同意到普林基帕^①去。他是这样一个政府的成員，这个政府在俄国已經筋疲力竭地躺在血泊之中的时候还对它說：“决不甘休！”他感到他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有罪，他說：“如果要审判这些可怜的人，我

^① 普林基帕 (Prinkipo)，馬尔馬拉海东部太子群島中的一个小島。有关情况參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527 頁注 19。——譯者注

不能允許俄国政府行使审判我的权力——我的自我牺牲精神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我願意为我的同謀辯护！”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就我們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論，我們可以保證，我們非常乐意接受允許你出庭担任辯护律師的建議。我們將派出另一名律師对付你，他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审判你和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你們过去的行为以及驅使人們犯下了种种暴行的一切东西。（馬尔托夫：这就叫做法庭嗎？）那么我問你：这种“社会主义国际的監督”又是什么法庭呢？是什么东西呢，請問？（馬尔托夫：研究文件！）

如果說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正式意图的話——我不认为你是在代表他們講話——那么我們可以滿足你們的要求，允許你們随意作速記記錄，审查一切文件和信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际的監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还猜不透第二国际的内心秘密。难道他們想在俄国建立一个第二国际或三个国际的最高法庭嗎？俄国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第二国际的保护国的呢？我只是在这个會議的一次会上听见王德威尔得公民說过，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想加入第二国际，却把自己置于第二国际的保护之下。但是，我却从沒有听说俄国共产党或者俄国政府曾經祈求过这种保护，或者是第二国际答应过給予这种保护。同志們！第二国际在这个問題上必須作某些解释。馬尔托夫有一种理解，我从第二国际的另一些代表那里又听到了不同的理解。我們等待着对聖經作出最权威的解釋，以便使我們能够对这个問題表示明确的态度。我重申：我們不接受任何条件，但是我們願意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喊声：二十一条呢？）先生，我們从沒有要求你接受二十一条。（阿道夫·布劳恩：这是我說的）原来是阿道夫·布劳恩，即便你們接受了二十一条，你們也无法执行它們。〔笑声〕

統 一 战 綫

在这个时刻，我們无意于进一步展开爭論和加剧目前的局势。我所关心的是，我們究竟能不能克服所有这一切困难和开成一次代表大会。鮑威尔同志今天建議，我們这个會議在結束以前，应该号召无产階級共同举行反对热那亚會議的示威，因为它是一个旨在掠夺而不是謀求恢复經濟的新嘗試。我們完全贊同鮑威尔的這項建議。但是我們之間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問題是我們怎样来克服这种障碍呢？在这张會議桌上，我們发表宣言，互相指責过去和怀疑将来，所以无产階級不会在这张桌子后面团結起来。无产階級的斗爭将会决定統一战綫的問題，你們可以随意辱罵共产国际(喊声：这是你們自己的拿手好戏!)，可是，你們打来一拳，我一定会还你們两脚，因此我奉劝你們最好不要再干这一套了。不管怎样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存在着的，这就是目前拥护共产国际的那部分无产階級的战斗意志。在还要走多长一段道路的問題上，他們犯过无数次錯誤；但是，每当需要为本階級的同志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他們总是会挺身而出的。所以，我們主張建立沒有任何条件的无产階級統一战綫。〔热烈鼓掌〕

第 三 天

星期三，1922年4月5日

最 后 一 次 会 議

會議原定在下午3点举行，后来延至5点，接着又延至6点，最后在深夜11点45分举行，由弗列德里希·阿德勒担任主席。

九人委员会的报告

弗列德里希·阿德勒

現在宣布开会，同志們！我代表参加这次會議的三个代表团以及由它們的代表組成的九人委员会，向你們报告他們的工作成果。我們聚会在柏林的这几天来，进行的工作是特別困难的。我們沒有理由向你們隱瞞这样一点：我們不止一次地接近于完全以失敗告終的危險。我們沒有理由向无产階級或者資产階級隱瞞这样的事实：存在于三个执行委员会之間的困难和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同志們，虽然我在后面还要詳細地談到这些困难，我們在这里却可以說，我們最后毕竟达成了一項我們在會議开始的时候所不敢希望有的協議。（喝采声）我們可以說，經過許多个甚至不可能开会共同辯論的年头以后，我們終於成功地通过了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一項共同決議。〔鼓掌〕

取 得 了 協 議

三个执行委员会对于決議中的某几段話都有自己的特殊看

法，并且都希望加进几段话来說明問題，但它們把这些看法和希望攔到了一边。三个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将在附件中分別就这些問題发表自己的声明。这些附件将公开发表，以便使整个无产阶级有机会理解存在着的分歧。

但是，同志們，尽管有这些分歧，我們經過長時間的和困难的討論之后，已經提出了一項表达三个执行委员会共同意志的決議；我們认为，不管我們的成就同我們原来的希望相比是多么微小，我們已經为重新建立統一战綫奠定了基础，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步。我們在柏林开会的这几天，资产阶级报纸一直在幸灾乐禍地宣传：召开共同代表會議的計劃即将破产了，这样的會議絕對不可能举行了等等。但我們今天可以說，虽然我們之間有种种分歧，我們已經证明我們都希望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結起来采取行动，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并为它創造必要的条件。〔喝采声〕

談判的过程

同志們！当我把我們的討論結果告訴你們的时候，我也要十分坦率地向你們說明这几天的討論过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直到昨晚为止的公开會議上的辯論，我現在要告訴大家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你們知道，在两次長時間的會議上，各派是怎样明确地表达了分歧很大的观点。我們认为，不管其中出現了多么严重的分歧，这些辯論仍然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些东西都面对面地說出来了，而它們是非說出来不可的。

同志們！我們今天面臨着一個問題：这些辯論是不是要无休无止地繼續下去呢？各方都還有許多話要說，如果時間允許，將要包括到附件里面的許多話本來是要在會議上講出來的。我們說：我們進行的預備性討論已經足夠多了；我們要設法探索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某種共同立場的東西。今天清晨，第二國際開了會，經

过长时间的辯論之后通过了一項決議。我要把討論的真实情况告訴你們，因为非常有必要让所有的同志都了解这些情况。提出了两个建議，一个是第二国际的建議，另一个是我今天早上向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議——它完全由我个人負責，因为我无法事先和我的工人联合会同事們聯絡。这样，第二国际就得以在他們今天上午举行的會議上考虑这个建議。今天下午，這項決議草案經過了許多更动和修改。但是——第二国际的同志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他們今天上午通过他們的決議的时候，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向三个国际提出的建議。有鉴于此，他們通过了以下的決議，以便把整个事情說清楚。我現在就来宣讀這項決議：

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召开共同的代表會議的原則。一經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就应举行这个代表會議。但是，执行委员会确信，只有第三国际放弃成立支部和分裂工会运动的策略，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尊重它的势力范围内思想不同的人的言論自由权利时，才能指望收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坚持，对于它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应作出确切的书面答复。执行委员会同意，这种答复可以提交九人委员会（每个执行委员会各三人）。該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答复和保持联系，以消除举行共同代表會議的道路上的障碍，并促成會議的召开。

我还要补充說，第二国际接受了我的決議草案中包含的建議，即負責筹备工作的九人委员会應該繼續活动，并被賦予設法消除現有分歧的任务。

第二国际通过的這項決議是由王德威尔得同志在上午會議开始的时候提交給九人委员会的。接着进行了討論。經過短时间的

休会以后，第三国际的代表宣布，鉴于第二国际采取的立场，他们认为谈判已经破裂，并表示要通过一项决议，向无产阶级公开说明谈判破裂的原因。

我不想细谈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协商。我们没有看到第三国际的这篇宣言，因为我们后来找到了新的途径，导致各方在我提交给三个执行委员会的那篇宣言的基础上重开谈判。这些谈判花费了很长时间——你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终于取得成功，三个执行委员会同意发表一篇联合宣言。我等一会就将宣读这篇宣言。

三个问题

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王德威尔得在会议开幕那天第一个发言的时候向第三国际提出的、拉狄克在昨天的辩论中作答复的时候也讨论到的三个问题，在第二国际的决议里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这三个问题在九人委员会的谈判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拉狄克同志曾经代表他的朋友们表示，如果这些问题以一定的形式向他提出来，他愿意随时，甚至就在今天对它们作出书面答复。可是大家同意，它们还涉及其他问题，应该按照第二国际的决议提交给九人委员会在以后研究。在这一点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拉狄克：这并不完全正确，我愿意指出一个说错的地方！）你也許可以现在就作解释，拉狄克同志，我们愿意等几分钟。（拉狄克：我要指出的是，并没有对这些問題作答复，因为王德威尔得拒絕以一定的形式提出这些問題来，而共同的代表会议对于沒有用这种形式提出来的問題是不予討論的。）

同志們！我是希望尽量客观地做总结，说明实际发生了这些辩论。正如我所說的，拉狄克宣布他愿意作答复，而王德威尔得說，我們現在時間有限，这些問題用不着現在解决，提出它們和答复它們都是将来的事。我还可以說，王德威尔得鉴于討論的情况，

认为这些問題将会很容易地得到解决，而不会像乍一看上去那样困难。我这样說是不是正确？（拉狄克：完全正确！）

現在我来宣讀这篇联合宣言：

协 議 全 文

“代表會議同意，不管建立无产階級統一的階級組織是如何需要，但在目前只談得到由派有代表参加本次會議的各个派別举行联席會議，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因此，代表會議建議三个执行委員會同意建立一个由九人組成的筹备委員會，委托它准备即将举行的三个执行委員會的代表會議，并筹备吸收未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的政党参加的扩大會議。每个执行委員会有权自行决定其三个代表的人选。該筹备委員會不得按多数票作出決議，而只能表达三个执行委員會之間可能存在的共同观点。

“代表會議认为，該筹备委員會应当爭取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紅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进行非正式的會談，以研究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达成協議与恢复工会統一战綫的問題。

“代表會議注意到共产国际代表的下列声明：允許即将受审的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选择他們所要聘請的任何辯护人；正如苏联報紙在本次會議举行以前所宣布的，在这次审判中将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由于审判将公开进行，三个执行委員會的代表都可以出庭旁听，并可以作速記記錄以便向它們所屬的各政党报告。

“代表會議指出，每个执行委員會都表示願意搜集和研究各有关方面提供的关于格魯吉亞問題的材料。代表會議建議筹备委員會把研究的結果汇总成一份材料，并在三个执行委員會下一次的代表會議上报告。

“代表會議注意到，第二国际的代表宣布他們不认为有可能在四月間、即在热那亞會議期間召开共同的代表會議。但是三个执

行委员会代表会议在原则上赞成于最近期间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把柏林会议上关于召开共同代表会议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告知它们的所属各政党，并各自分别授权参加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就召开共同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有利的磋商。

由于上述情况而不可能在本月内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认为，鉴于国际帝国主义资本的进攻，自觉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直接进行群众性的行动，以表达共同的意志。因此，代表会议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即4月20日尽可能联合举行群众性的示威。凡因技术上或组织上的原因而不能在这一天举行示威的地方，改在五一示威。口号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为反对因资本主义列强赔款政策而严重加剧的失业而斗争；

“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

“拥护俄国革命，支持饥饿的俄国，争取各国恢复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

“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立即行动

同志们，这就是三个执行委员会发现共同立场。你们看，朝着积极的方向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我们开这次会是为了讨论共同的代表会议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以便我们在举行下一次共同的代表会议的时候，能够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继续进行辩论。我们已经为它们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基础。我们全都同意这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共同的代表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我们仍然希望，在这样迈出第一步以后，也就有可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作为一种标志，说明我们不仅通过了一项诚恳的决议，而且真正向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本着这种精神特别同意立即采取行动，作为有阶级觉悟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目前正在热那亚体现出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的联

盟共同表示抗議。我們已經从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會議上发出一份联合呼吁书，号召共同采取行动和联合举行示威。这是共同行动的一个微小开端，但它毕竟是一个开端。同志們！在我們向前迈出了这一步以后，我們可以對你們說，我們知道前面还存在着重重困难，我們并不低估这些困难的程度，并且在知道有这些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精神奋发地和愉快地繼續自己的工作，以便达到我們大家全都在爭取实现的目标——在反对世界資本的斗争中把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起来。

同志們！如果你們全都同意，沒有反对意見，我宣布三个国际的这份共同文件現在被通过。（鼓掌）

* * *

然后由維爾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策烈铁里代表格魯吉亞社会党、格里姆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提出声明，这些声明的全文見附件。

* * *

同志們，我們現在要結束討論了。我认为，不管工作多么困难，不管需要我們大家作多少自我节制，我們在進行这项工作的時候都意識到我們是在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如果說我們看到了我們面前的希望，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团结起来的話，我們也知道摆在我們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們知道，同志們，由于它們本身就具有推动力，无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比較容易进行的，而像我們在这次會議上必須做的这类令人厌烦的日常工作却不容易进行。我們將把我們的工作进行到底。在过去一段時間內，我們沒有謀求国际团结的愿望，并且使各国资产阶级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无产阶级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在經過这样一段时期以后，我认为我們今天終於又能够一道高呼一句共同的口号了：斗争的和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万岁！（經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所有在場的人都唱起国际歌。）

（會議于深夜 12 点結束）

附 件 一

第三国际的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感到极度不安以后，决定同意維也納联合会提出的联合声明。引起本代表团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第二国际断然拒絕接受以“废除凡尔賽和約”作为工人示威运动的口号。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在这方面竟远远落后于西欧有头脑的自由主义分子。这不禁使人怀疑，第二国际是否真正想要消除在热那亚出現一种新凡尔賽和約的危险，是否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为对付資本家的进攻而斗争。

由于第二国际的反对，在热那亚會議开会期間举行国际工人會議的提議遭到了否決。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仍然同意联合決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一心要推动而不是阻碍哪怕是最微小的走向統一战綫的进展，因此，尽管怀着极度的不安，仍然投票贊成決議。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沒有要求这次預备會議調查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內西、約吉里斯和萊威奈的被害以及在德国内战中发生的一切事件。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沒有要求查明社会民主党对迫害拉脫維亞、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共产党人所应負的責任，但是要保留要求九人委员会指定一个調查委员会来查明这些以及其他类似問題的权利。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沒有在这次預备會議上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释放在德国的无产階級

战士。基于这些原因，代表团也没有在这次预备会议上要求调查工党对爱尔兰和殖民地所持的态度，但是保留以后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权利，因为，本代表团深信，如不放弃造成了所有这些事件的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决定同意联合声明及其所体现的统一战线的微弱开端，它坚信，事态演变的压力必将迫使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战斗，必将使他们明白，必须强迫自己的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改变政策——如果这些领袖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所抛弃的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卡尔·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弗罗萨尔

附 件 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

(維尔斯提出)

我代表第二国际德国支部发表下列声明：

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卡尔·拉狄克在星期天答复王德威尔得的发言的时候，由于理屈辞穷，打算用旨在混淆问题的狡辩，把非常严肃的和极其紧迫的关于社会革命党政治犯的命运问题搪塞过去。其中的一点是，他在辩论中提出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事件。这是一群残暴的士兵擅自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德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对之感到遗憾。把在内战和巷战的大混乱时期犯下的一项怯懦的罪行，拿来同布尔什维克政府即将在特别法庭上审判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这件事相比，并不能够使第三国际的代表心安理得。而且，如果说有一个人最没有权利提到1919年1月在柏林发生的这一悲剧的话，这个人就是卡尔·拉狄克。正是他违背了人民委员会联合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到德国去施展前一年在俄国取得成功的故技，也就是由一个大胆的但是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少数集团发动起事，企图从大多数德国人民手上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夺过去，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小撮共产党领导人的专制——强加在他们身上。

这种体现了对内对外都实行蛮干政策的疯狂行动，是在卡

尔·拉狄克的精神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做法并不赞成。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一企图；最初，在受到意外袭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我们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也就是柏林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首相府前面列队组成的人墙来保护。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许多工人在共产党武装小队的子弹和炸弹面前倒了下去。可是我们却没有听到人们提起这些内战的牺牲者，无产阶级的这些殉道者，好像他们的生命没有攻击我们的那些人的生命值钱似的。

不论怎样抹杀历史，不论怎样装得满不在乎和破口大骂，都否定不了真正的事实：我们不要内战，它是由那些效法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克团分子强加给我们的。

在这方面，考虑到拉狄克的含沙射影，我们要趁着本次会议的机会向聚集在这里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们说：是的，我们镇压了当时的起事，因为起事的目的是要扼杀共和国民主、阻碍德国制宪议会的选举和建立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在德国人民面前、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历史面前自豪地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知道，如果说国际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事例中吸取教训的话，他们最终一定会认识到，正是我们以我们的坚决抵抗，以我们甘犯众怒的勇敢，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初期挽救了它，使它没有为军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所推翻，使它没有为一个德国的霍尔蒂所统治。

我们特别乐于忍受拉狄克的辱骂，因为我们深知，即便是那些今天在责备着我们的人，等到他们的最后一点点布尔什维克幻想全都破灭以后，也将会感激我们。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他利用1921年中德三月暴动的牺牲者问题所做的文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说一个字，只要提出艾

伯林这样一个名字，就足以駁斥共产党人恬不知耻地提出的譴責了。正如著名的蔡特金文件所证明的，他那一伙人曾經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乃至对本党同志的生命和幸福都表现得如此冷酷和无所顾惜，所以，同那一个集团合作过的人也就沒有权利以指控者的面目出現。

用社会革命党人交換中德共产党人的建議等于是一种訛詐，但是，不論这项建議是多么不道德和多么令人厌恶，它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这两批人都是你們手下的牺牲者，莫斯科国际手下的牺牲者！

附件三

策烈铁里代表格鲁吉亚 社会党发表的声明

由于辯論不再繼續，对于已經达成的協議，我願意提出下列声明作为一份附件：

在拉狄克的发言里，布尔什維克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們破坏了同格鲁吉亚簽訂的和約，用武力占領了这个国家。他們为这种占領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必須取得接近汽油产区的机会。

一国取得另一国的經濟資源和产品以滿足本身需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也就是使用武力；另一种是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通过互利基础上的友好協議来达到目的。

我认为，根据他們自己的供认，布尔什維克选择了第一种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方法，为了达到他們的經濟目的，他們侵犯了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強調指出，格鲁吉亚的社会党政府过去一向願意，而且今后——如果恢复了它的地位的話——也始終願意尽可能广泛地考虑俄国的經濟需要，和俄国政府締結一切必要的条約来保障俄国的經濟利益。

苏俄政府过去知道，現在仍然知道这一事实，不顾与俄国締結的和約而对格鲁吉亚实行軍事占領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伊·策烈铁里

1922年4月5日于柏林



2 024 0742 1

附 件 四

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希望在三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合宣言中插入以下一段话：

“会议宣布，各无产阶级政党有责任努力争取使本国的一切政治犯，特别是在公开的內战时期被审判的政治犯立即获释。”

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不同意这段话。为了使筹备共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不致由于这一意见分歧而遭到破坏，国际工人联合会被迫从联合宣言中删去了这段话，同时不得不在此指出，共产国际竟认为在俄国继续监禁一些社会主义者是如此重要，以致愿意放弃为了使正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中受苦的无产阶级政治犯获得释放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同意国际工人联合会的这一声明。

国际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代表

罗伯特·格里姆

让·龙格